

《东行初录》 清·马建忠

《东行续录》

《东行三录》

《东行初录》 清·马建忠

光绪八年壬午春三月，我东方属土朝鲜国始与阿美利加合众国立约通商，其国之政府以不谙外交，愿得中国大员莅盟，于是合肥傅相请于朝，以建忠行。北洋水师统领丁禹亭军门因巡洋之役，率兵船三艘，曰威远、曰扬威、曰镇海，将偕至烟台，会同美国全权大臣薛孚尔驶赴朝鲜议约。

十四日，余先自析津起程，同行者为吕秋樵孝廉。丁军门以事暂留，余乘铁龙小火船至大沽船坞，勾当公事。

十六日午刻，丁军门乘镇海兵船来会。午后登舟，先有一客在焉，询诸禹亭，知为庆军分统朱----程军门，附舶归登州防次者。遂乘潮鼓轮出口。是日，潮涨丈有三尺，风平。

十七日晨，微雾，缓输行，七点钟至登州蓬莱阁下，以舳舻送朱----程登岸。忽有烟如云自阁东出，旋起旋灭，谛视之，则平原浅草间，健儿林立，知为陆营枪操，旌旗飞扬，军容甚盛。舳舻回，复鼓输东驶，天亦开朗。钟报十二点，舟抵烟台。美国兵船名汕岛者，在口内望见水师提督旗帜，站舷申敬，入口后，渡登威远兵船。俄而，汕岛船主哥贝来谒云：“薛使沪游，即夕可返，英国水师提督刻赴析津，闻亦将迎威妥玛往朝鲜议约。”而水师总教习葛雷森至舟，亦述新报载有“英法德三国调集兵舰，将赴朝鲜，且日人亦有兵船直指汉江”之语。无何，哥贝辞去。复有四人来见，询知为招商局友，附舶东渡者，告以行期既定，令镇海管驾官知会登舟。晚膳后，海月东升，万象呈露，偕友人凭高眺望，见岛屿环列，有若屏障，之罘文登荣成诸山，则皆有始皇之遗迹在焉，方其泐石纪功德，入海求神仙，亦自谓驾帝帝而凌往王矣，卒之祚不过二世，地不越万里，长城甫就而阿房已灰，徒令后之勤远略者引为著鉴！我朝龙兴艮垠，东西南朔延袤九万里，幅员之广，超越前代，而风气所开，犹复不可遏抑！嘉道而后，乃更创来宾之局，宏柔远之模，举宇内五大洲诸国，罔弗梯航来集，九垓八埏，如在庭户，诚亘古所未有之盛也。是夜凭眺，至漏三下乃寝。

十八日晨，报薛孚尔至，专人赉傅相书云，附以洋文一缄，订相见期。随偕丁军门登岸拜东海关道方佑民观察，归途遇哥船主，谓“薛使候于寓”，与禹亭改道访之，促谭良久，薛使谓：“在烟台宜捐弃拜往升炮繁文，以免哗属

，且顷闻英法德日四国咸将调集兵舰至朝鲜，果尔，则定议遂难，宜乘间先期往。”遂订我舟于二十日辰刻起碇，美舶于二十一日辰刻起碇，陆续进发。濒行与贝船主约午后在汕岛船会议入汉江口停泊处所，俾先后来集，于是三点钟偕丁军门往晤哥贝于其船。船长三十八丈，广五丈有奇，船主舱在舵楼下，陈设都丽。相与披图指定于汉江口虎岛旁下碇，盖过此则水浅溜急，轮舟不能停泊矣。虎岛属朝鲜京畿道仁川府治，去王京九十余里。回舟缮禀上傳相，报起程日期。

十九日，早膳后，开单购外洋酒点暨中国果菜，以此去汉江不无酬应筵宴故也。午后，丁军门传令各船管驾官于诘旦五点二刻起碇东渡，首威远、次扬威、次镇海，各距八百码鱼贯而进，速率每小时行八迈半，前舟昼于横桅悬速率表，夜缀灯球，以属后舟耳目。诸习流军将往观东瀛风景，令下之后，整篷理索，踊跃欢欣。

二十日晨五点二刻，起碇东驶，风平浪净如拭。九点二刻过刘公岛。一点钟薄成山岬，自此迤东偏南太半度行，直指汉江口仙侠岛外小岛，距水程一百七十迈，先是海道往朝鲜无入汉江口者。《隋书》，开皇十八年伐高丽，以一军自东莱泛海趋平壤城；《唐书》，贞观十七年上亲征高丽，以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帅战舰自莱州泛海趋平壤。平壤箕子故乡，《汉书》所称王险城者是也，今属平安道，据大同江上流，则皆进大同江无疑。宋《徐明叔宣和奉使图经》云：“由定海乘南风北行五日程，可历大青岛入急水门”则亦由大同江进。又《唐书》，永徽五年，命苏定方为神邱道行军大总管，帅师伐百济，定方引军自成山济海，百济据熊津江口以拒，定方进击破之，熊津在今忠清道公州下流，由舒川入海，则又自舒川口进。而以一帆东渡，直指汉江，记载以来，都所未有，盖其口外岛屿棋布，水浅湍急，沙线无常处，巨舰至此，率以触礁搁浅为惧，故往时泛海者，至大青岛成山岬二处，皆分迤南北而去。同治中法国水师提督罗斯驶往测验，绘图极审，为海舶指南，始稍稍有知汉江口者。《国朝魏默深圣武记》谓：“熊津江即汉江”系属舛午，熊津与汉江相距远甚，从前地图简略，经纬不明，虽通材亦不能无误也。午后，微雨寻霁，道生不敢疾驶，速率一小时行八迈，约迟明可见仙侠岛外小岛。

二十一日晨四点钟，舟指仙侠岛，微雾，岛霾没不可辨，缓轮绕行。有汽船自南来，辨煤烟知为日本兵舶。有顷雾敛微雨。五点二刻，过仙侠岛外小岛。八点钟过仙侠岛。岛四合，如行江中，水青若泼黛，溜急，溯流上，日舶道熟先驶，相距已十迈矣。十二点三刻，过立岐岛傍小猫岛，舟折而北。右掠小阜岛，左压燕兴岛，已复迤东兼北行。钟报三点，望见日本兵舶已于虎岛旁下碇。四点钟，我舟相继至下碇，与日舶邻，其副船主刺舳舩来，与我舟管驾官

相慰劳兼询东来故，我亦遣大副刺舳舻答焉。日舶名磐城，自内海口下关载驻扎朝鲜公使花房义质来，途中行十日程，道泊釜山巨文岛各数日，其舶大与镇海埒。俄而，小艇二只，自山隙出，张蒲帆驶附镇海，以远镜窥之，见有乌帽蓝袍倚舷而立者，则朝鲜四品鸿胪李应俊也。应俊前以约事至析津，月之初旬，令镇海送至鸭绿江口归国者，故识之。镇海管驾官，旋以舳舻送之来，则与偕者，又有三品鸿胪韩文奎、五品鸿胪高永周，登舟寒暄。毕，笔谈数则，即以登岸为请，言：“其国王已令于仁川扫除行馆，派二品参判赵准永为伴，接官，明晨来谒。”薄墓、应俊等辞去。丁军门传令三舶，乃蒸汽以待。

二十二日午前十点钟，李应俊诸人与赵准永先后至，准永以登岸请，余以美使未来，而朝鲜议约大员亦未派至，适馆无所事事，因固辞。准永等复固请，乃允于午后三点钟登岸。留准永等同饭舟中，饭毕准永谓：“曩游日本，识日使花房义质。”请往访于其舟，命舳舻送之去，约二点钟回，威远同行。李应俊别偕诸人往观扬威快舰。钟报二点二刻，应俊等归自扬威，准永犹未返。余遂偕秋樵率镇海管驾官陆伦华及习流军八名，与应俊等别乘舳舻先行，中流见准永自日舶下，花义房质亦刺舳舻至威远船，意将往谒丁军门及余焉。三点钟抵埠，仁川都护府使郑志迎谒道左，兼以肩舆来迓。舆如车箱状，跌坐其中，四人舁之行。导以青旗皂盖，舆隶河殿，漫声长谣，前后互答。迤迤循山麓行，景色明秀，如在江南道中，村人扶老携幼来观者以数百计。越岭者五，约十许里，见两山环抱，中嵌茅屋数十家，询之即仁川府也。府无城郭，官廨在东山之麓，正对文岳，今即以为宾馆。入门则栋宇剥落，俨若古刹，厅事侧小室三四间，备余辈栖息。室簇比如蜂房，地荐蒲席，壁障纸屑，无几案床榻。给事者先于门外解屦乃入，其俗略似日本，而简陋过之。坐甫定，府使以矮几献食，殊粗恶秽，气触鼻欲呕者再，屡辞乃撤去。晚令从者煮粥以食，食已，赵李诸人相继至，各笔谈数则而去。烛跋，席地就寝，秽气袭屋犹存，而室后山松，因风作涛，三鼓尽，方寐。

二十三日晨起，陆伦华回舟，李应俊辞赴王京，催派议约大员。赵准永等相继来问讯，因与笔谈，将乘间觐其朝议，而准永等狡甚，语涉政府，辄诿不知，乃告以傅相奏请大皇帝派员来此，原为调护属藩起见，分宜推诚相待，安用是模棱为？准永等悚谢过。午后无事，方欲偕友出游，而丁军门策马来，知美舶未至，因联骑游山，罔峦回合，林木丛茂，虽无雄奇险怪之观。而平远深秀，殊足引人入胜。因念中原山水，在通都大邑，为冠盖所往来者，固皆登诸志乘，绘为图画，而荒远僻左之区，自唐宋以来，亦率有迁客骚人为之搜奇选胜，作为诗文以宠之，俾流传宙合，盖一邱一壑能自拔奇于岳渎之外，迄于今湮没不彰者，抑已矣！朝鲜山水之胜，无异华土，徒以越在东隅，屐齿罕

至，数千百年，卒无好事者从而表章，俾得附宇内名胜之列，地望限人，豪杰所慨，山水亦有然与！方与揽辔流连，而通词尾至，喘汗雨下，叩马请返，谓：“余辈屏从微行，设有蹉失，渠等罪且不测。”爰循旧路缓缓归，村人集道旁观者益众，皂隶亦踪迹至，先驱清道以行。返馆小憩，复与高永周笔谈。谘其政治风俗，与夫古迹之沿革，遂留之晚膳。膳毕，而二品参事堂备官金景遂至自王京，云：“已派定经理机务衙门事申宪为议约大员，越日当驰至。”景遂年六十余，其国王于派定议约大员后遣之来，知其胸中已有成竹，以笔谈舐之，词气桀黠，隐然有轻量中国之意，因责其应对失礼，立传接伴官，饬质明备舆马回舟，漏三下，准永等犹来固留。

二十四日晨起，金赵诸人复来固留，峻词谢之。丁军门先行，时余将发舆，而日使花房义质策马往王京，道出仁川，适馆请见，与语良久出馆，各分道行，至舟，美舶仍未至，虽连晨雾阻，而后期至三日，恐别有事故。爰与丁军门议，质明遣镇海返至烟台，沿途探视，因以一禀上傳相，令就便赉回，甫缮就，报见美国兵舶入口，时已晚七点钟矣，登舵楼以远镜窥之，则于口门下碇，相距犹三十里。

二十五日雾，美舶未起碇，午前丁军门邀赴扬威阅操。午后二点钟，美舶驶至。傍威远下碇，金景遂李应俊等亦来威远，余遂归自扬威。而我舟管驾官吕翰自美舶回，询知美舶在口外阻雾，停四十八点钟，故失期，薛使致声谓：“明日十点钟来答烟台之拜。”景遂等寻入见，谓申宪今夕至，词气谦抑，非复前日。数语后，应俊蹑衣请间，遂引入别室，询悉王京议论岐出，兴寅君李是应颇非外交，景遂其党，故有前日之言，因与笔谈数则而出。应俊等请往款接薛使，适美船舶主来答访吕翰称：“薛使两日内不理公务。”乃为转告，景遂诸人五点钟辞去。

二十六日九点钟，美船舶主哥贝来拜。十点钟，薛使来拜。寒暄毕，薛使谓：“全权字据译出，兼备有咨行朝鲜总理机务衙门公文一通，以此次未携乡番译，不审华洋文有无舛午，乞为点勘。”允之，有顷辞去。余与丁军门议，翌夕七点钟邀薛使暨美日二船主晚膳，旋缮发洋文请单，薛使辞以疾，二船主答书如约。三点钟，赵准永率李应俊诸人，持其大官经理机务事申宪、副官经理机务事金宏集与从事官机务副主事徐相两，三刺来问讯，订明日十点钟，登舟晋。谒大官意即大臣之谓，下国陪臣，不敢称大臣，降而称大官，礼也。未几，钟报四钟，往美舶答薛使拜，准永等留待舟中，薛使出国书与金权字据华洋文各一通，为校阅。毕，薛使商于余，谓：“条约未定，不便遽递国书，拟先以公文咨朝鲜政府，国书俟约定后再呈。”余谓：“国书呈递，先后无关轻重，第先将全权字据咨行朝鲜政府，使可会议。”薛使因问：“朝鲜正副

二使有无全权？”余谓：“其国王既特派议约，谅无不予全权，且我傅相所议约稿，内载明全权字样，彼政府逐件恪遵，非有窒碍，不敢易也。”旋辞回舟，复与准永笔谈，语及全权事，李应俊复请往别室，求代拟〈来力〉文一稿携去。

二十七日九点钟，丁军门邀同点名。九点二刻，薛使来商请议约时，在近岸支立帐房，不必往仁川行馆，并问：“朝鲜正副二使登舟升炮几响？”余谓：“近岸议约，我免涉跋，彼省供亿，计诚两得，少顷当与点使言之，升炮则按中国礼用三响焉。”十点钟，赵李诸人先至。十一点二刻，申金二使率徐相雨及申棍之子熙孙德均登舟，舟师站队以迎，升炮后，令通词传语。陪臣某某入舱，先行三跪九叩礼，代国王恭请皇太后皇上圣安，然后行宾主相见之礼。于时余偕丁军门屏息旁立，宪宏集行跪叩礼，毕，乃与相见，送茶后，立问其国王安，宪宏集亦立问傅相安，周旋之间，颇极严翼。盖自二十三日回舟，小示决裂，彼乃知中朝士大夫，不可狎玩，嗣是景遂诸人及凡来自王京者，罔敢稍有褻越，两使臣则又伛偻益恭云。就坐数语，遂留饮，与金宏集笔谈甚长。申宪即光绪初与日本宪约者，年七十余，虽步履甚蹇，而风度颇复端凝。金宏集年逾四旬，望之似三十许人，通达识时务，曩与日本议加税，则章程周密，是其所定，盖国中矫矫者，饭毕偕赴美舶拜薛使，薛使待之礼有加焉。已而周视炮位，骇叹无已。四点钟回舟，申宪请先归，余复与金宏集笔谈良久，六点钟始以小火船送之去。七点二刻，美日二船主来赴宴，极欢而散，已九点二刻矣。

二十八日晨起无事，检点笔谈。午后四点钟仁川府使郑志以牛一头、豕二肩暨鸡鱼等物致馈美舶，遣通词登舟请示，且言：“李应俊复往王京，面陈机务，因中国派员莅盟，故虽投赠之微，不敢不告。”亦恭顺之一端也。初志亦数以礼来馈余与丁军门，皆巽辞却之，一无所受，以体国家优恤藩服之意。

二十九日，舟中无事。与友人纵谈朝鲜国祚兴衰，郡邑沿革。晚五点钟，国王遣承政院右副承旨金晚植赉名柬来劳问，柬贮匣中，袭以红绫，跪而进献。余长揖受之，启视则右侧下方书“朝鲜国王李熙”六字，细若蝇头。与坐笔谈数则，嘱：“归告国王，岁事后，诣王京晋谒，愿先容焉。”与丁军门各附衔刺，璧柬，晚植复跪而受之，因顺令转嘱：“仁川府使明日备舆马至浦岸伺候，与丁军门往行馆答拜申金诸君。”

四月初一日雨，美舶船主哥贝将薛使命，来催订议约期，十点钟，促具膳，膳后，偕丁军门登岸，则仁川府使已肃候道左，进肩舆，乘之行，乱山经雨，岚翠欲活，缘麓越岭，若历图画。十一点二刻至馆，与申金诸君相见毕，就坐，笔谈良久。二点钟进食，食时接谈，皆金宏集主笔，率以米谷出口，于朝

议民情有碍，须设法议禁为请。余谓：“见薛使时，当相机争之。”四点二刻辞归，复往美船，以米谷出口一条与薛使往复辩论。七点钟回舟，作书以所议告申金两使。

初二日晓晴，专弁赴仁川致书。去后，倚舵楼看诸舶曝帆，中美日五舟，星罗如联珠，而威远适当其中，亦一异也。亭午，致书人犹未返，一点二刻，李应俊持申金二使复函来，谓：“顷间归自王京，文件均携至，副使金宏集于明日谒商壹是，招商局五人已言于朝，允即飭人护送至王京，察看商务，订后日起行。”且为其国王致愿见之忱，请余与丁军门蒞事从赴汉城一游，云已令馆人除室以待。三点钟应俊辞去，薛使在汕岛船望见朝鲜人来，遣随员至我舟谒议约期，答以俟明日金宏集来舟，议定再告。

初三日午前，阅日本达根坂郎所撰《朝鲜国图志》。二点钟金宏集率徐相雨李应俊来舟，宏集以文件递交已，复笔谈良久，四点钟辞去。是夕余以约事粗定，至朝鲜且半月，尚无一纸抵津，恐傅相眷注，因与丁军门议令镇海兵船，于初五日赉禀先归。

初四日晨起，申金二使令应俊来，以国王命璧还銜柬，并致牛一头、豕十蹄、鸡五十、卵二百、白粲五石，以犒我军士，受之。十二点钟，薛使赴仁川答申金二使拜，即校阅全权字样，邀与偕行，遂登岸，同至行馆，申金二使与薛使出全权字样，互相校阅。毕订初六日，在近岸支立帐房，会集画诺。四点钟，薛使先归，余复与金宏集笔谈良久，宏集等留饭，出乐侑觞。六点钟回舟，缮禀上傳相，并附笔谈日记二册，交镇海管驾官陆伦华，令迟明起碇，赉至烟台后，沿途探投。禀云：“忠于去月二十三日，因薛使失期不至，恐有事故，拟遣镇海轮船回至烟台，沿途探视，并将抵朝鲜后一切情形，缕悉具禀。禀甫缮就，而美国兵船已至，故未即发，兹特附呈钧鉴，将二十三日以后情形，撮举大概，为宪台陈之。薛斐尔二十三日入口，次日抵港，二十五日彼此往拜。谈及约内第一条，彼终谓有碍平行体统，且电复未至，断难擅允，询以‘何天爵在京所译第二条洋文？’则谓‘未经携来，亦并不知所译是何言语。’”词意之间，甚为决绝，若必欲以此条列入约中，势将以固执废事。不得已，议令朝鲜国王于约外。另备照会一通，声明为中国属邦，则在我既存藩服之名，在彼亦无碍平行之体。薛使谓：“曩在烟台答中堂书时，曾许令朝鲜设法声明，兹既不列入约中，则亦无所不可。”忠因思此项照会内，须写明系于未经立约之前，先行声明，则美国于此条，虽未允列约内，而约先既许声明，似即与认明朝鲜为我属邦无异。惟朝鲜自受日人蛊惑以来，虽未敢箕踞向汉，而亦不无狡展之心，自二十日回舟，小示决裂，始知中朝人士不可玩狎，由是景遂诸人及后之来自王京者，皆益恭谨，而其国王亦遂遣承旨官赉帖来拜，其狡

展之心，似已非复前日。兹若以声明属邦一节，愷切详谕，令其遵照办理，以理势揆之，似不至或有违悖。然万一中于簧鼓，稍涉支吾，则美日二泊，瞻视非遥，深恐于国体有碍，爰欲略参权变之术，以驾驭之。遂于二十七日，其所派议约大官申宪、副官金宏集登舟来谒时，令先站队升炮以张吾威复，传令陪臣某某代国王行三跪九叩礼，恭请皇太后皇上圣安，以折其气。然后以笔谈所载诸语，从而纾徐引掖，使之乐就夫范围，已乃为代拟照会一稿，宽假以自主之名，实申明其属邦之实。金宏集等阅之，乃皆欣然愿从，即从次日命李应俊赉回王京，请其国王照稿缮用，继复议及他款，大都无甚出入。第米粮出口一条，申宪、金宏集均谓“于其国朝议民情有碍”坚欲议禁，薛使则坚不允禁，相持屡日，金宏集乃议添注“惟仁川口不准出米”一语，忠以语涉含混，拟代改为惟于仁川已开之港，各色米粮概行禁止运出，较为周密。经与薛使辗转商量，适渠亟欲归国，极思约事早蒇，内迫于速成之心，外屈于婉商之谊，遂已勉强允行。初二日李应俊返自王京，初三日将照会赉来，照稿誊写，一字未易，拟存忠处，俟定约时与国书条约交薛使一并赉回。顷薛使邀赴仁川，已與申宪、金宏集等约定于初六日在济物浦会集押约，兹恐仰蒙宪虑，特先具禀，并日记笔谈等件，交镇海兵船先行赉呈，忠于蒇事后，拟赴王京一行，答其国王专帖之拜，约初十内外，当可起碇西渡矣。

初五日风，午前八点钟，李应俊来舟请国书答复款式，为属草以去。九点钟，丁军门遣军士至济物浦助支帐房。午后朝鲜议约大副官与美师遣人持汉洋文约本各三册来请校勘，阅毕遣还，已六点钟矣。复接两国使臣函谓：“诘旦签诺事，两不相谮，乞登岸莅盟焉。”

初六日风定，午前九点钟，偕丁军门减从登岸，美舶四艇偕行，花旗风，衔尾而进。至济物浦，有朝鲜官备肩舆来迓，询知帐房在山阳，因辞舆步行，越岭见蓬揭崖麓，环绳为卫，守之以兵。美使率水师官弁十余人，火器兵二十人踵至，偕行，甫及帐，申金二使趋出，肃迓入帐，送茶毕，即为指授仪节。请两国使臣中坐行事。余偕丁军门送居他室以待，约本汉洋文各三册，悉当场铃印签押，册尾年月均以汉文填写朝鲜开国若干年，即中国光绪某年月日字样。事毕，申金二使复起立，以其国王致美国伯理玺天德约外照会一通，捧交薛使，托赉归转呈。于时哥船主于帐房燃火箭一枝，俄而，美舶升炮二十一响，致敬朝鲜国王，诸臣各肃立以听。已复升炮十五响，致敬丁军门及余，威远亦升十五炮答之。炮声止，余偕丁军门出室称贺，因邀薛申金三使暨赵准永、徐相雨、李应俊等至我舟宴集，为敦之会。申宪辞以疾，赵准永因事不赴，余人悉至，登舟已十一点二刻。小憩入座，与宏集笔谈甚长，薛使即席邀余与丁军门暨金徐诸人翌午会饮，金徐以复命辞。席散，薛使辞去，金宏集复留笔谈

。四点钟，宏集辞登岸，且谓：“项闻薛使云‘于初八日起碇’语顺至美船送行。”因遣我舟管驾官偕之往，美船升炮十五响，敬之。六点钟，申金二使复遣李应俊以其国王命持《答美国伯理玺天德书》二册来，请余择用，书中一列名，一不列名，余谓：“照会既无国土名，则答书亦不必列名，以归画一。”应俊即以一册留舟中，托代致美船。

初七日午前九点钟，日舶花房义质来拜，询知昨夕归自王京，谈次，因贺余约事赞成之速，余谓：“此由美使无甚要求，故介绍亦易易耳。”复以约款为问，则答以“初次立约，诸从简略，不过藉通情好而已。”俄而花房辞去，升十三炮送之。十一点二刻，偕丁军门赴美船宴，花房已先在，相见毕，余以朝鲜国王答书转交薛使，花房诧为奇捷。既而，入座畅饮，花房复举觞向薛使以约事速成为贺，薛使谓：“此由中国李傅相主持之力，又得马观察善为介绍，故便利若此。”花房闻之，词色惭沮。散席，回舟，李应俊复持其特令总理机务衙门大臣金炳国照覆薛使公文一通来请转致，盖薛使于校阅全权字据时，曾以照曾抵朝鲜执政，故炳国覆之。应俊谓：“昨金宏集复命王京，与花房义质遇诸途，花房向叩约款，宏集谓换约后乃可宣示。花房颇有犹豫色。”云。四点钟偕丁军门答拜花房于其船，薛使亦至，坐定，其船主旋来道炮位不备，不能升炮之歉。盖西洋水师成例。凡兵船升炮者，必有边炮六门，日舶仅边炮四门于例不能升炮也。少顷回舟，遣管驾官持金炳国照覆公文送交美船。是晚检点行装。拟迟明赴朝鲜王京。

初八日晨雾八点二刻，偕禹亭军门及秋樵率仆从六名差弁四名习流军十二名至济物浦，舍舟登舆仪卫如初赴仁川时，增以鼓吹一部。行三十里过星岫山，山隶富平府治，高约百丈，舆夫登陟，喘汗雨下，前驱军士按辔徐行，蠕蠕然若蚁缘垤。又十五里，至梧里洞食，已十二点矣。饭毕，复登舆，行二十里，历杨花津，抵汉江，江无巨沔，以小舟四艘，两两比属，四围设屏，上覆以顶如亭式，纾徐而渡北岸，渡侧石壁数仞，临江屹立，崖麓树影中，飞宇翼然，隐约可见者，则江亭馆也。复行十五里，抵汉城，城为古朝鲜马韩之城，因山高下，石以城，北枕华山，南襟汉江，左控关岭，右环渤海。百济中叶，尝都于此，有门八，东曰兴仁，西曰敦义，南曰崇礼，北曰肃清，东北曰惠化，西北曰彰义，东南曰光熙，西南曰昭义。是日余由崇礼门入，市尘荒陋，民居湫隘，都人士观者如堵，而妇女绝少，间有一二老姬，皆以褰衣覆顶，侧立远视历里许，至南别宫居焉。宫在南部会贤坊，本小公主宅，从前诏使舍于太平馆，在西部养生坊，壬辰兵燹，公私庭舍，荡然灰烬，此宅以倭将所居见遗。癸巳四月，李提督如松复京城，馆于此，遂为诏使所止，今称南别宫，屋宇宏敞，拟于王宫余与丁军门各处一堂皆布席蔽地，中设公座，座后列屏为障



，左侧为卧室，中悬纱幔，室内置榻高不及尺，围以短屏，榻前列矮几一，上度木匣贮文具，以备笔谈，盘盂炉鼎均备。入馆少憩伴，接官赵准永及李应俊诸人先后至，因偕丁军门先以衔柬往候国王，订翌日进谒。晚九点钟，国王遣左承旨赵秉镐持帖起居，谓：“諏吉于十三日相见。”余谓：“事冗不克久留，无已，则以初十日为期。”托其转达国王。赵秉镐辞去，韩文奎复以国王命来璧衔柬。是日适值佛诞，国俗以其夕为灯节，黄昏后火树银花，满城开放，而国王与其世子亦遣内侍持宫灯四悬来赠。

初九日晨，登明雪楼间眺，见栋宇间，木刻栉列，皆从前皇华莅止时留题篇什，其诗多道国家绥靖藩封之意，与朝鲜服事上国之忱，想见其国之君长累世恭顺，宜一旦有事，朝廷不忍以度外置也。十点钟，日使花房义质遣参赞近藤真锄适馆请来见期，余谓即日出拜申金诸人，当顺道往访，近藤真锄辞去。一点钟，申金二使来谒，与金宏集笔谈通商事宜，宏集呈条约册子，询未谙各节，手批答之。二使闻余将往拜，固辞，余谓：“与马已备，无庸固辞，且余亦将假此一出游览耳。”于是二钟点，遂偕丁军门先出敦义门，访日使于清河馆，馆在盘松洞门外，清泉喷流为池，广约数亩，新荷出水，乍解摇风，馆内正室曰西爽轩，公使居焉，左曰天然亭，右列四字，随员及差备官通词舍之，后一榭曰清远阁，可供游息，地势居高临下，俯视城中数万家，如在几案，顾屋宇狭小，逊南别宫远甚。坐谈少顷，复命驾至申宪宅，则金宏集、徐相雨俱在，盖两君恐余往拜，故均集宪宅迂阻，相与问讯毕，宪率其子若孙，导游园亭。园有晚香堂御书楼见山亭间琴堂诸胜，虽台榭不多，而水木明瑟，颇饶野趣。其幼孙年十一岁，著茜衫随行，问：“读何书？”曰：“《通鉴》”问：“经书卒业否？”曰：“东国训蒙之法，童子入塾，首读《周兴嗣》千字文，次即授以《通鉴》，经书则俟文理略通后乃读。”云。六点钟，归馆。九点钟，国王遣右承旨金晚植持帖请翌日申刻相见，余语晚植：“归告国王，前已由陪臣代请圣安，此次相见，第宾主长揖而已。”

初十日凌晨。金宏集以国王命来馆，密商事件，延入笔谈良久，金曰：“小邦地褊民贫，迩来经用实绌，欠项颇多，日人或有愿借之意，然此事既出于不得已，则无宁仰请于上国耳。”忠曰：“借贷之事，所系甚重，用之善则国受其利；不善则反受其害。以国乞借，其法创自外洋，往往藉此以富国，亦有因之以弱国者。但外国借债，借之于民，即向他国借债，亦借之于他国之民，从未有向他国政府告贷者，向他国政府告贷，势必受其要挟，由此以观，则日人愿借之意，甚属可虑。我中朝屡有洋商欲借款项，而政府屡却之者，防后患也。然我国繁富，筹款甚易，贵国贫瘠，欲求富强，不得已而出此一举，良以时势使然。然告贷之先，当筹所以告贷者，所办何事，兴何善举，若

所办之事，果于民有益，可以裕商。则愿贷者不乏其人，虽千万百万可以一呼而至。且利息甚微，何则？以贷主知异日之必能偿还故也。”金曰：“所教周悉，筹款事，惟矿山可议，日人自立约后，即要求开矿。然敝邦恐其欺挟，至今不准，愿请中国矿师，设法创行。”忠曰：“贵国富有五金矿，日本俄罗斯久已垂涎，创始之先，必须踏勘着实，何处有何矿，何处矿苗最旺，且择其易于开采者先办，如是而后可筹款兴工也。贵国贫瘠特甚，欲藉此法以为富强，闻之不胜欣善，归当禀请傅相，先遣矿师数人踏勘矿山，矿山果旺，必当为贵国筹一至当无损之道以借款项，百万千万，措借亦易易也。”金曰：“现领选使在津，所办器械，若能禀傅相求一方便法，俾有购资尤幸。敝邦包参税有岁课，亦可按年归偿耳。”忠曰：“包参之税，何处拨远？”金曰：“包参税，系义州府栅门接界所征收耳。”忠曰：“领教，但借款一事，不可不慎，为贵国谋，切勿堕日人计。至嘱至嘱。”丁军门偕友人策马往游南山。宏集去，徐相雨来，复与笔谈，因留之饭，方举箸，而丁军门归，颇述南山之胜。饭后三点钟，伴接官赵准永偕司员四人来请赴王宫，遂偕丁军门著行装登舆，行二里许，至新宫，入门，两旁古树参天，中拥石道，过勤政殿，至协阳门降舆，入次，次以屏风，支成如两室状。于次进茶果二道，从官呈接见国王与王世子仪注四册，导入便殿，至东楹外，国王出就西楹，东向立，揖让而入，登殿，行揖，礼毕就坐，提调进挥巾，寻跪献茶果两道，进退周旋，均以乐节之。译官四人，著四品服，奔走传语，所言者，寒暄而已。殿中袍笏森立，金宏集赵秉镐、赵准永均在。国王年三十余，冠翼善冠，服袞龙袍，龙四爪甚洒落，提调行礼，有参错者，率亲加指示。且时与近侍及诸臣谈笑，诸臣亦得于王前偶语，状如家人父子，盖其风气近古，故上下之情易通，凡白事者，夜三漏犹接见焉。须臾礼毕，乐止，起座辞出，国王送至楹外，视余与丁军门出门，独拱手以立。至协阳门，入次小坐，金赵诸人均来问讯，王叔兴寅君李是应与王弟载冕亦至次款语。少顷，复出至王世子处行礼，与国王同。世子年九岁，眉目颖秀，被服如国王，二中官拥之坐，问答声均自座后出。礼毕，复至协阳门登舆归，而王与王世子均遣中使送筵席至，罗列盈室，臭味不可响迤。继复馈方物，固辞不获，乃受数种，时已十二点钟矣。方解衣就寝，而中使又至，询之，则国王遣慰留少住数日者，亟起辞之。使者去，复卧，则中使复以国王命持千金为赆，余倦甚，侦知丁军门已醒，令人嘱其起辞，峻拒再三，乃肯持去。而墙外鸡声膊争唱，盖夜漏已五下云。

十一日晨六点钟，遣人持衔柬至国王与王世子处辞行，国王与王世子亦遣赵秉镐赉帖来送，无何，金宏集徐相雨诸人先后至馆候送，申宪以老病遣其子来代。九点钟起程，至汉江渡，时日使花房亦遣随员持刺追送。十二点钟至梧

里洞，食。三点钟至富平，易轿而马，疾驰三十里。四点一刻，抵济物浦，丁军门跃马先至，知英国兵船二艘，一名味齐朗至自长崎，十二点钟下碇，一名赛得落，至自津门，一点二刻下碇。寻登舟，而英国驻京参赞懋德偕余归。先以一书请见，未几，即携傅相函至，叩余行期，答以迟明即发，则固留，余谓俟读傅和函后，再定行止，懋德辞去。读悉书意，旋至味，齐朗兵船答拜懋德，兼晤其议约使臣水师提督韦力士，告以暂缓起程。韦使略询薛斐尔先后议约情事，与所开口岸，小坐回舟。七点钟伴接官赵准永登船送行，留以晚膳，本傅相意作书，至申金二使，俾转达国王，交准永令星夜赍去。

十二日晨七点钟，李应俊至，先是国王以条约照会等稿，备文令应俊附便船至津，赍呈礼部及北洋通商大臣衙门。比至舟，知英船东来议约，遂立回王京而陈。十点钟，韦使来拜余与丁军门，并托向朝鲜代购两船饮物，行时，升十五门炮送之。十一点钟，申金二使及赵准永以礼来馈，异辞却之。午后二点钟，懋德来舟，索观美约洋文稿，检出予之，谈次，因述其舟甫至时，日船遣人叩东来故。答以与朝鲜议约，将俟马观察回舟，请为介绍。日人闻之，惭恧而去。

十三日，舟中无事。午后，偕丁军门刺小艇往游舞雌岛，返至永宗岛，得金使在焉，为言：“岛中旧得城垒，置永宗镇以守，七年前日人因约事寻衅，以巨炮轰塌之，今永宗镇遂移居山巅。”四点钟回舟，美船赛得落，忽起碇驶出，询知将至大青岛，调测量船来朝鲜测量海口。晚七点二刻，偕丁军门赴韦使宴，席间谈笑甚欢，韦使欲将美约略为增减，余坚持不得一字更易，其后竟如余言。归时已九点二刻，国王复遣韩文奎、高永周来舟挽留，并条询英约各节，知其国已派兵曹判官一品赵宁夏为议约大官，偕副官金宏集从事官徐相雨伴接官赵准永即日驰至仁川，订翌午登船面请机宜，宁夏年三十余，大王后之侄，与国王为中表兄弟。

十四日晨，英参赞懋德来商条约事件。十二点钟，朝鲜议约大官赵宁夏、副官金宏集率从官诸人来舟，留之饭，与宁夏笔谈。李应俊寻赍其国王咨北洋大臣暨礼部文件，内有转请“奏留持办”等语，至自王京。二点二刻，偕赵金诸人赴英船拜韦使，议及条约，辩论再三乃定，韦使谓：“俟翻译官自沪至，即订期画诺。”回舟，复与宁夏笔谈，先是傅相手谕谓：“望日由津门启节南旋兹朝美事蒞，而英约亦大概将成，因议令扬威快舰于迟明驶赴烟台以迓宪节，并乘便添备食物。”赵金二使请顺携李应俊赍文前往，许之。晚膳上傅相禀，并钞呈笔谈略云：“忠于本月初四日，肃泐寸禀，交镇海兵船，赍送回津。旋于初六日，高美两国使臣就济物浦支立帐房，会集画押，当将朝鲜国王照会与国书条约等件并交美使。美使即于初八日起碇归国，忠亦于是日偕丁提督

同赴汉城，初十日见朝鲜国王于便殿，行宾主礼。十二日申刻回舟，则英国使臣韦力士先于日午乘兵船驶至汉江口，傍我舟下碇，寻遣其参赞懋德来询行期，告以明日起碇，遂殷殷挽留，嘱为介绍，并交出宪台钧函，庄诵之余，就函中大意，即夕书属申金二使臣，嘱其转达国王，妥速计议，嗣复与韦使论及约内第一条，韦使谓：‘威使在津与中堂言明一切，条约均照美国办理，至朝鲜为中国属邦，素奉中国为主，美国如何办理，英国亦应照办，若必列入约内，则未奉本国电复，断难擅允。’忠因思条约仅系两国使臣所议，照会则由朝鲜国王向英国君主自行声明，似尤觉正大。且此条美国既不允列入约内，使英国允之，则不特于平行有碍，并且将貽笑他人，度其意断难听从，计不如仍依美国成例，令朝鲜国王于议约前，先备照会声明。而朝鲜国王亦甚欲约事速成，即于十三日派兵曹尚书、赵宁夏为大官经理机务事，金宏集为副官来与英使会议，今午后登舟来谒，旋与同赴英船与韦使相见，韦使初膺使事，诸务未谙，狐疑特甚，云‘美国约略举大概，似涉挂漏，拟从中添注数条，以期周密。’忠告以‘此系初次立约，仅能略举大概，俟五年后，彼此交谊审熟，然后乃可商量损益，向来各国立约均系如此。’因为之反复开陈，其参赞懋德亦明决善断，复从旁代为剖晰，于是韦使乃无异言。大约一切可照美约定拟，惟俟英国翻译官到方可择期画押耳。”

十五日晨六点钟，李应俊来，寻附扬威西渡，交到津海关道周玉山观察书，书由陆路递来，乃上月二十一日自津门封发者。八点二刻，丁军门乘小火船往测汉江，三点钟韦使遣随员来告赛得落兵船将至，至即迳赴烟台，倘有信件，可便将去，因以一函答玉山观察。四点二刻，韩文奎持其国王照会英国君主公文至，暂留余处俟签押日复由朝鲜议约大副官交韦使赉归。五点钟，赛得落兵船进口，寻即驶去。六点钟，英国测量船名飞鱼者至自大青岛。八点二刻，赴军门回舟道：“汉江两岸风景剧佳，而江华居民稠密，亦复不减汉城。”云。

十六日午前九点钟，英参赞懋德来舟问讯，缴还美约洋文稿，谓：“翻译失期不至，焦急殊甚。”午后无事，乘小火船趁潮倩友人往游江华，初历舞雌岛，次下鹤舞，次虎岛，岛仅一礁石，状若伏虎。日本所绘朝鲜图，以虎岛置汉江口，系属舛午，汉江口右侧大岛，盖永宗岛也。次西湖里，村落缀山麓，肃疏淡远，殊有图意。次至上鹤舞，山穷水尽，前若无路，复行四五里，则两山对峙，中通一水，曰孙突项，为汉江入海关链，朝朝夕汐，此一束峡，势峭立如门户，水经其间，不得速出，奔腾喷薄，声殷怒雷，且其下暗礁林立，利同剑，三南税船（全罗忠清庆尚三道在朝鲜南境，国人称为三南）至项外，必俟潮满乃过，否则率遭触损，号称天险。相传朝鲜太祖尝乘舟至此，欲鼓

棹经过，舟人皆谏不听，有孙姓者自断其手以进，太祖惧，乃候潮而济，故至今以孙突名焉。越项则江面陡狭，两岸皆山，石为壁，间以炮垒，如长虹起伏。三点一刻，至镇海楼，登岸入石壁门，距江华犹十里，无舆马，缓步以进，陡高巖，见雉堞参差，知为江华城郭。寻迤下，行山谷中，鸡犬连村，桑麻被野，殊有太平景象。十余年前，佛郎西人尝两入其境，今乃完善如此，意当时固未甚蹂躪与未几入城，其门额曰江都南门，城中亦皆茅屋，过阅武厅，惫甚，小憩，索三马乘之，至留守署。署踞山腹，厅事轩厂，周览城郭，皆因山高下为之，如汉城制。山之最高者曰牟尼峰，府置留守官为一品大员，非亲贵不得居，任此者恒处汉城岁中，间至其邑而已，今留守李载元，王从兄也。盖江华自我朝龙兴时，以兵伐朝鲜，国王尝两迁其地，遂为重镇，防御之严，为國中第一。时有从官崔姓者来见，具酒食款留，以日暮策马去，至镇海楼，已六点钟矣，适潮落，小火船驶甚速，八点二刻回舟。

十七日十点钟，赵宁夏遣韩文奎来假小火船赴通津访友。十一点钟，英参赞懋德来议约事。一点钟偕友人刺舢舨游月尾岛，见五色芍药，翦数枝归供胆瓶，晚接赵宁夏书请：“午疾作，未赴通津，火船遣还，仅以一函附谢。”是向夕雨。

十八日，大雨，竟日无事。

十九日，晴，九点二刻，懋德复来议事。十点钟登舵楼，见煤烟一缕白天际起，以远镜测之，知为扬威入口。十二点一刻，扬威下碇，葛雷森来，携交家书一封，询知十五日起碇后，于次晨四点钟驶过成山岬，缓轮行，十点钟至烟台，探悉傅相乘保大轮船，于昨日三点钟出拦江沙，迤旅顺而南，不入烟台口，故途次相左，因以文件交文报局寄津，投张制宪转递，复鼓轮东渡。烟台食物购至，乃邀英提督韦力士参赞懋德及其水师官三员于翌午宴叙。

二十日晨，赵金二使遣韩文奎、高永周来问讯。十二点钟复见汽船进口。一点钟，韦使等来赴宴，甫入座，则报法国兵船至矣。旋接其驻津领事狄隆书，谓：“携有北洋大臣函件，请来舟面交。”韦使闻法船之至，恐其后来居上，遂不及待翻译，即席订翌午签押。二点二刻客散，狄隆来谒余兼拜禹廷军门，交到张制宪函件，略谈辞去。余即登岸晤赵金二使于仁川行馆，为告法船东来意，并语以明日朝英签押事宜，与两使笔谈甚长，七点二刻辞回，以日暮易与而马，疾驰以归，至舟已九点钟矣，无何狄隆复来访，与促谈良久而去。

笔谈，忠曰：“朝使一闻法国之名，即皇皇然以传教为虑，隐有不愿与贵国立约之情，缘朝鲜最忌传教，故现与日本重议通商章程，有一款内载将教书与鸦片烟并禁，如有携入各口者，罚其物主，并将其物当众烧毁之语。且贵国先有传教士潜入朝鲜，以致同治七年，入踞江华之事。后经余再三责道，谓法

国此来，非为传教，志在通商求好，朝使方允将贵国行将缔约之意，驰告国王，定夺朝使。”又云：“贵国此来，虽以通商为名，禁教之事，不得不设法声明。”云云。狄曰：“禁教一事，吾国万万不能允行，欲以吾国万万不能允行者格外提明，岂非明明拒我乎？”忠曰：“禁教之事，若在十年以前，贵国固难允从，但刻下贵国政已变，上下议院中维护传教者，寥寥数人，而秉国政者，多非其党，若与朝鲜立约，载明禁教一节，贵国政府，必不深咎。”狄曰：“吾国政府，虽于传教一事，不甚关切，然若以禁教二字，形诸公文，必致激成吾国人民之公忿，故执政者，必不能允行也。”忠曰：“子知贵国民情之可虑，抑知朝鲜民情之尤可虑乎？前日往游江华府，与其官接谈，尚以贵国前踞江华之事为憾，且谓此皆由传教所致。余居此一月，与其官员往来，无不以传教鸦片烟为大戒，前国王禁教甚严，外洋教士，屡遭杀戮，至今犹盛称之。今则时局一变，其国王有意外交，而老臣皆以为非，王叔李应尤力持以为不可。幸国王明决，已与英美立约，故遣来议约者，类皆少年心腹之人，国之老臣屏不与议。今贵国来此，朝鲜臣民，皆知贵国以传教为务，若不明为禁止，则有拂朝野公论矣。”狄曰：“事虽如此，传教之事，可如英美约内不必提明，如欲提明，微特吾国难以允从，即欧美各邦，莫不以为大耻，若悉照英美条约定义，余即可暂行代宝公使签押。”忠曰：“现在朝鲜使臣，专派与英议约，岂敢与贵领事签押？况暂代秉权大臣签约，并未见有公法载及者。”狄曰：“签约不能，还乞贵道请朝使致一函，内愿称与吾国议约，其约款悉照英美定义。”云云。忠曰：“朝使非奉国王特命，不敢私与外人交谈，况致书乎！”狄曰：“若国王已允吾国议约，朝使即可致书于我乎？”忠曰：“彼非奉有国王特谕，与某国议与，决不敢以书札相往来也。无已，贵领事致余照会，余即以照会之意，函致朝使，俟朝使复余后，余再移覆贵领事，是为正办。”狄曰：“此法甚善，朝使明日至舟，乞由贵道引余一晤，庶可回覆宝大人，谓至此已面见朝鲜官员矣。至祷至祷。”忠曰：“俟朝使明日至舟时，当婉为介绍。”

二十一日晨九点二刻，懋德来议两国使臣官衔字样。十点二刻，偕丁军门答拜狄隆于其船，略谈即归。十一点三刻，赵金二使率从官来舟，款以饭，与之笔谈甚长。二点二刻，两使先辞去，至济物浦帐房候押。三点钟，韦使率舢舨四艘向岸疾驶，余亦偕丁军门乘舢舨尾至。登岸，入帐内小憩。两国使臣寻中坐签押，一切如与美国定约时，押后，韦使向余再三申谢，英舶未升炮，以舟小炮位不备故也。六点钟，回舟，早膳后，狄隆来访，探问其事，十点二刻去。解衣就寝，而朝鲜人复至，持交周玉山观察书，询知为李祖渊由陆路携来者。

二十二日晨四点二刻，英提督韦力士乘味齐朗兵船驶去。十点钟，金宏集偕徐相雨诸人至，知赵宁夏于昨日签约后，即驰回王京复命，并启国王以余不日西渡之信。初国王遣派赵金二使与英国议约，谕中即有饬二臣“固留上国星槎”之语，后复另谕饬留兹余欲迴舟，故宁夏返汉城禀命云。因留金宏集午饭，宏集向余询商务，又出与日使花房义质所定通商章程一册，手批答之。饭时报镇海至自津门，无何陆管驾伦华，持玉山观察函至，阅悉津门近状，二点钟狄隆至舟，余即引与宏集相见，坐间以法语为宏集代达壹是，良久狄隆乃去，复与宏集笔谈，言英美和约已由中国介绍，如他国踵至，宜以转请中国先容辞之，方不受其欺挟，宏集称感不已。时又报有英国兵船名基得落斯者自长崎至，已下碇矣。未几，英国驻日神户领事亚斯登持懋德一函来见，询系驻日公使遣之西来襄赞约事，与味齐朗遭于道，故懋德作书令其来见。亚斯登携有朝鲜人衣日本服色者，宏集等见而恶之，屏弗与语。五点二刻，宏集辞归仁川，而港内英船三艘，法船一艘，知我于质明起碇，各船主皆相继来送。余即刺舟答拜亚斯登，谈次知其在神户已与家兄相伯相识。寻回舟，而日本领事近藤真锄至自王京投刺请谒，微询英美约本，余以他语掩饰之，因即辞去。初，日本朝闻中国派人襄理朝美约事，特遣花房公使驰至，意在居间市惠。一月之间，美英事葳，而约本尚未一见，数迫朝鲜政府出示，均以未经批准，不便宣示辞之，故日人悵悵殊甚。七点钟，狄隆复来云：“其兵船于诘旦迳赴长崎，欲附我舟西渡。”饬扬威备客舱居之。七点二刻，伴接官赵准永来舟送行，是晚各国兵船皆鼓乐酣歌以贺成功云。

二十三日凌晨三点二刻，赵宁夏遣人持函来，云：“回自王京，国王仍饬固留，闻星槎即发，弗敢再渎，惟冀不日重临，则敝邦邀福无量，顷以道路奔驰，委顿已甚，罔克趋送，谨献数物将意。”与禹廷军门答刺辞之。五点钟起碇，威远停泊匝月，船随潮汐转，链缠于锚十数围，仓卒莫能遽解。镇海驶稍缓，然水不深，可迳行取疾，丁军门升令先行。六点钟，日本兵船起碇，绝驶而过，无何，我舟锚解，鼓轮进发。扬威尾之，行数里，见日船停轮，乃轶过之。盖日船锚链未解，欲争先他国，弗顾而驶，卒以牵掣难进，天下事有欲速反迟者，皆日船类也。法船亦相继起碇，十二点一刻出口，雨风自船尾来，浪静舟稳。

二十四日晨三点二刻至成山岬，十一点至烟台，停泊添煤，缮禀上传相略云：“朝美约事定议后，曾上一禀，饬扬威快船赉呈。该船于十六日驶抵烟台，宪台已前一日鼓轮迳南，当将禀件交文报处赉投振宪转递矣。前禀发后，原议俟英翻译至朝鲜，便可签押，乃迟之数日，翻译不至，因复略生枝节，欲于约外另备照会一通，声明约内未及详载者三节。忠查所间各节，尚无违疑，而

测量一事，尤于中国有益，盖朝鲜各口，此后皆中国兵船所至，得英人测量后，绘一详审海图，便可坐享其成，遂为转告朝鲜赵金两使，两使亦请于国王照准咨覆。二十日忠邀英使韦力士在舟午饭，忽报法国兵船进口，韦使恐法人后来居上，遂不复待翻译，即席定于次日画诺。忠寻由法国领事狄隆处，奉到振宪书函，谓：“实使遣狄隆东来，先达通好之意。嘱忠设法先容，并指示朝鲜将该国传教为难情形，详细告知狄隆，俾回禀宝使商定办法，然后再赴朝鲜立一通商妥约，而不及传教，以免日后衅端。”忠遵于是日往晤赵金两使于仁川行馆，代达法船东来大意，且谓：“朝鲜既与美英通商，似难独拒法国，好在刻下尚非立约，若其间不便之处，尽可向狄领事先期直陈。”两使谓：“朝法向无往来，且言语不通，难欲有陈，无由自达。”忠因议令赵金两使，以一书与忠，云忠既为狄隆向两使代达通好之意，故两使亦覆书以所答之意托忠，转报狄隆焉，惟禁教一节，办理颇为棘手。是晚归自仁川，即与狄隆反覆陈说，谓：“朝鲜所以不愿与法国立约者，徒以传教一事，令欲立约必须禁教。”狄隆谓：“教可不传，而明禁字样，断不能形诸笔墨，无已，则照美英办法，彼此均不提及乃可。”忠因思教事，最为西国所重，若以明禁字样，形诸笔墨，微特法人引为深耻，即美英各国，亦皆必不允行，诚有如威使在津所言者然，若仍照美英办法，彼此均不提及，又恐法人将来乘隙而入，致滋后患。遂于二十二日邀朝使与狄隆共集舟中，将朝鲜传教为难情形，当面代以法语，详细告知，而函内则第称朝鲜向来未通外交，国事民情，多有与他国不同之处，此英美国二约，均于朝鲜国事民情毫无窒碍，法国若要与朝鲜立约，愿悉照美英约本定义，而换约后，所行各节则皆按照约内议定条例办理，如此，则于法国体面无碍，而朝鲜传教为难之意已隐寓其中。昨已将书函抄稿，移交狄隆，令归报宝使，而英朝约事，亦已于二十一日在济物浦支帐签押，其声明属邦照会，亦如与美国定约时，一并交英使赉归。朝鲜国王恐他国踵至，固留忠暂缓回舟，为之终始其事，忠以美英约事已竣，而法德俄议约使臣亦均未至，居留以待，似于体统有失，遂于二十三日起碇西渡。濒行前一日，语朝使令转告国王云：“刻以要务暂归，如他国续来，即告以朝鲜不谙外交，约事多由中国主持，令欲与朝鲜立约，可先赴津门商请北洋大臣派员莅盟，方可定义。”庶朝鲜为中国属邦之义，亦将于是益明矣。计此后续来各国中，如法国大局已定，自由中国主持，德国亦与朝鲜言语不通，文字不同，断难对面立约，惟或迨至朝鲜邀日人介绍，乃为可虑。顾念德国如照英美成约定议，则日人必不肯代达，若仿日约成例，则朝鲜亦必不肯允行，势非仍请中国莅盟不可。俄国或未必来请于我，然忠已将利害语之，将来俄人虽不来请，朝鲜亦必来请也。今已于二十四日驶至烟台，复接振帅来函，抄示总署，又十九日函稿内云：“宝使



于十六日遣翻译官至署，请函致张制宪，再将法朝议约，照美约不增不减不改之意，加函寄交马道。本署答以宝大臣既托威使与北洋大臣商定办法，可不必再由总署寄信。宝使闻言始而忿争，继而婉恳，谓此事始终未托威使一字，伊从中招揽误我要事，所说不足为据，惟求总署再将此意详致北洋大臣。相与辨驳许久，宝使坚辞相求此事，法朝议约照美约而不提传教办法，前次函商，谅台端早经阅悉，希将此意，函知马道。”等语。十七日函稿内云：“英德既云悉照美约，法使今亦有照美约之言，若独于法国添入不准传教条款，无论法国传教士最多，且用意最专，必不答应，且即勉强答应，而美英德等国，亦各有教士，见法约独添此一条，将谓靳于法而不靳于我，转滋纠葛，不如准其仍照美约依样葫芦，浑然无迹。”飭忠遵照函内事宜开道朝鲜，与狄领事相机商辨，兹忠已返至烟台，而狄隆亦已归报宝使，其如何办理之处，当俟回津后再听振帅与总署商定。第念忠前当甫行东渡之时，于照会声明一事，深虑朝鲜不遵，美国不收，乃抵朝以后，办理俱皆应手，而英法续至，亦复无甚掣肘，此殊可幸耳。

《东行续录》 清·马建忠

壬午夏五月朔，复奉东行之檄，初余之西渡也，朝鲜国王知约例既开，请款者必且踵至，咨商北洋大臣张制宪树声，请余遍莅诸盟，制宪据情入告，朝议允之。故于德国使臣巴兰德之东，复檄余偕丁禹廷军门率威远扬威超勇三船以往，与巴使会于烟台。于是初二日晚十点钟，与友人吕秋樵乘铁笼小火船启行，初三日晨五点钟至大沽船坞，巡视厂栈，勾留半日，丁军门已先在。是日东南风劲，威远兵船泊拦江沙外。午后二点二刻，邀禹廷借乘招商局利达轮船出口。三点二刻过拦江沙，薄威远以登，两船掀う，小有触损，旋飭蒸汽于六点钟开行，舟簸如箕，入夜尤甚。

初四日晨六点钟，过庙岛。二点钟抵烟台，巴使已先一日乘士岛什兵船东渡。南洋登瀛洲兵船，前以总署之调泊烟台备遣，至是其管驾官业伯来谒请从，往觐朝鲜海道，因念南洋诸船尚无识汉江口者，登瀛洲间泊烟台，携之东渡，使乘便识一海口，或亦南洋诸当道所深题也，爰命添煤储食，备初六日开行。

初五日晨起，偕丁军门拜方佑民观察于其署，兼商登瀛洲东渡事。午后回舟，飭吕管驾购办中西酒菜，备汉江宴客之需。镫下缮禀，上合肥傅相与制宪，报起程日期。

初六日午前十点钟，起碇，登瀛洲尾行，驶二十余迈，升告机器损坏难进，威远缓轮以俟。其大副旋刺舳板来请，入威海卫停泊修理，威远亦驶入待之。二点二刻进口，口深可容巨舰百馀艘，当口有山曰刘公岛，居中屏立东西

，分为二口，舢舨者多由西口入，东口形如箕张，东风甚则不利泊焉。下碇后，偕禹廷刺舢板登西岸，岸有市衢，室整洁，状若新造，以石代砖，斑驳可爱。卫城在市南，缘岸散步入城，城椭方，因山石以成，颇雄拔，民居整洁如西市。薄暮回舟，遣视登瀛洲机器，还报夜十点钟修理可竣，因令侵晓起碇，缓轮行，盖自此至朝鲜侠岛外小岛，距水程一百七十馀迈，必质明乃可驶入。故无取疾行云。

初七日晨六点钟，起碇，九点钟过成山岬，风静舟稳，波纹平帖如熨，每小时行八迈，夜复缓轮行六迈，约迟明见岛。

初八日晨四点钟，大雾，咫尺莫辨，计自成山岬至此，已行百三十馀迈，距岛当仅十许迈，遂停轮嘘汽。八点钟，雾敛则四面皆岛，以昨晚风水助顺，铁行十馀迈，故驶入旁岛，亟正向折行，九点钟入口，午后三点钟傍月尾岛下碇。德国士岛什兵船佐领官刺舢板来劳问，知巴使与其统领德国驻札大东洋兵船总兵贝朗格，先二日在口外迷雾，一昼夜乃入。至即以文抵朝鲜政府请款，即午得报，谓：“修好固所愿，顾本国素昧外交，往者美英二约，胥上国派员莅盟，兹贵国兵船东来，计使槎不日亦将续至，届时再议未晚也。”德船二艘，其一名岛尔弗。是夕余作书致赵金二使，饬仁川府使，专弁飞递王京。

初九日，雨，仁川府使郑志修迎谒礼，阻风济物浦，遣通词以手版来告。

初十日，微阴不雨，午前九点钟，偕丁军门往观登瀛洲兵船。十点钟，余独棹小舟往访巴使，以德舶前至，故先施之。其兵弁站舷申敬，谈次，巴使订翌日午饭，小坐辞归，见天际烟起，知超勇扬威入口。先是二舶赴旅顺勾当公事，故后期至朝鲜，副主事尹泰骏由津门附超勇东渡，登舟来谒，仁川府使郑志亦至，与泰骏笔谈数则去。四点钟巴使来报谒，语及约事，因告以“此次约稿，自应用德汉文字，顾余不谙德文，当参用英文或汉文为副本，俾便校对。”巴使谓：“英文约本系美国所订，字句生涩，不若以法文为副本，惟约内须注加，他日设有文词不明之处，以法文为正一语。”余答以中西条约已有此例，此次可援用焉。

十一日晓晴，四舟张帆以暴。十点二刻，超勇取水舢板归自济物浦，朝鲜通词附函持刺盈握，谓：“所派议约大副官于鸡鸣驰至馆近埠花岛别将署，先以名纸起居。”并请饬小火船午后赴埠，俾乘以谒。视其刺则大官赵宁夏、副官金宏集伴接官赵准永、从事官李祖渊、鸿胪官韩文奎、高永周等，诸君皆议约旧人，新派者祖渊一人而已。爰告丁军门令扬威小火船，午后二点钟赴埠以候。十二点二刻刺舢板赴巴使召，席间略谈约文，饭毕回舟，小火船自埠返，则赵金诸人外，复有右承旨朴泳教，以国王命持帖来舟慰劳，与禹廷以衔柬答之。旋与赵金二使笔谈，尽纸累幅，不觉日暮，遂留之晚膳，复以小火船送

归。忽日本参赞近藤真锄自济物浦寄书至，谓：“顷自王京来见，阻风浦岸，请明晨六七点钟假小艇以济。”因飭吕管驾届时备舳板应之，盖日使花房义质，居汉城与朝鲜重议通商条款，朝鲜国王派金宏集与之辩论，阅月迄无定议，而美英二约已先后集事，花房心常怏怏，今闻德舶续至，即令近藤真锄来，意将从旁侦探，不知约事已议定过半矣。

十二日在八点钟，近藤真锄乘我舳板至，于舵楼见之，近藤真锄出花房公使刺起居，余与丁军门均以刺答之。语次，乘间请观约稿，余谓：“美英二使均与朝鲜使臣约，换约前不得以约稿示人，余处虽有底本，然系咨行我北洋大臣及礼部存案之件，未经秉命，亦未便私以相示。无已，则昨于德使巴君处，见有中德已印约文与朝鲜新约大略相似，索观甚便，且巴君曾使贵国，或者不忘旧好，慨然以新约录赠，亦未可知，君盍往试之？”近藤唯唯，欲行，余复谓：“少顷将偕朝鲜使臣往拜巴使，旋返敝舰议事，用是莫克久陪。顾君馆浦岸，行人无乃不给予食，请飭扬威快舰备饭以待，事毕可往过焉。”近藤致谢，往拜巴使。十点二刻，赵金二使至，与偕者有侍讲院弼善、李重七，自王京以王世子名刺来候，亦与丁军门以衔柬答之。寻偕二使赴德舶，至则德军站舷申敬，坐定，各出全权字样校阅毕，赵金二使起立，以国王约外声明照会捧交巴使，请赉呈德皇，复就坐，开示彼此官衔，即由余定于十五日午前十点钟，仍于济物浦支帐房签押，巴使喜出望外，导赵金二使遍观兵舰，已复为影相以志。濒行，巴使请升十五炮送之，且谓：“余水师定制，凡兵舶入他国口岸，未经升炮致敬其国之君臣者，则他国官员登舰不得升炮送迎。前君枉顾，仅站舷而未升炮者，职是故也，他日重来，则补升炮以敬。”余谓：“此细故耳！余向来不竞繁文，殊未以是介意，顾以水师定制为言，詎未识朝鲜照会声明之意，而以其国与中国等量齐观耶？虽然，君他日再过我，亦必以炮答焉！”旋偕赵金二使返，中流德舶升炮十五响，停楫以待。至舟款二饭使，饭间笔谈通商各务，金宏集复出其与花房义质所议通商章程六册，嘱暇时代为点勘。余与丁军门因以所备馈贻国王与世子礼各八色，托二使赉呈，其他诸相识，各以纨扇诗笺为赠。扬威大副持近藤真锄刺来，谓：“十点钟近藤与从人至舟，饭毕即登岸返王京，留刺以谢。”四点钟，余偕秋樵暨赵金两使，小舟登岸。初，朝鲜乘马无羁勒，不良驰骋。此次由津携中西鞍辔四具至，圉人配齐，与秋樵骑行。赵宁夏自恃善骑，策马请从，行里许，勒马回视，已失所在，盖早瞠乎后矣。因先驰越岭数重，道旁稚松森立，映日呈翠，约五六里，至花岛别将署，有顷，赵金二使继至，进茶以款，小坐辞出，绕道回。至舟，则巴使以所译法文约稿暨另纸照会底稿存请校定，灯下为拈出法文不符者八处，照会底稿亦略加删削，遣弁持还，并顺邀巴使与其参赞阿恩德统领，德国驻

札大东洋兵船总兵贝朗格，明日午饭。

十三日晨十点钟，偕德使答拜赵金二使于花岛别将署，巴使以照会交赵金二使，并向余谢改订之劳，少叙各别。一点钟，德使偕阿参赞贝总兵等来宴，甚欢，席终，督私谓巴使云：“丁军门以提督统领水师，贝君以总兵统领水师，按各国水师定制，总兵与提督遇，当先谒提督，何贝君犹未修此礼也？”巴使以语贝，贝谓：“曩在粤东福州吴淞各口，与中国兵船均未往来，意者，中国水师尚未与万国水师公例欤？”余谓：“此南洋诸口则然，若北洋则凡各国公使暨水师提督之入大沽口者，固罔弗按礼升炮焉。”巴使亦谓诚然。于是，贝朗格谢过，订晚五点钟戎服来拜，寻即辞去。三点钟，国王与其世子复遣中使李敏和金圭，复以卮来赠余与丁军门，以其价值甚微，且系方物，遂受之，分赐兵弁。四点二刻，偕友人登岸，策马至花岛，与赵金二使笔谈，二使出照覆巴使底稿，为改订数语。濒行宁夏谓：“顷奉政府命，邀登瀛洲官弁十七人至王京游览。”先是登瀛洲，管驾官叶伯，请假赴仁川游览，仁州僻陋无可观，复请往王京一觐形胜，谓他日舟回，庶有以告南洋当道，余为告之赵金两使，请于朝，故有是命。旋辞出，取别径越岭数重，至一处，从者曰：“此走仁川道也。”爰乘兴驰至府署，见叶管驾犹在，语以西渡期，令于王京毋久留，复乘月疾驰，返抵浦，障泥汗渍，如经骤雨，通词云：“此行往返约五十里许。”回舟视钟，已八点一刻。

十四日午前九点钟，丁军门往答贝总兵之拜，且观枪炮帆索各操，均极齐整，归时，德舶升十五炮送之。十一点钟，遣小轮艇赴浦岸，迎赵金二使至，则伴接官赵准永亦以国王命来璧衔柬，寻去，二使留舟午饭，饭毕，宁夏以国王命袖致，密询内政设关开港电线探矿绪节，屏左右，笔谈累幅（笔谈，忠曰：“细考密询诸节，关系甚大，当密禀我传相代为筹定，惟其大端可约略言之，首节云：‘外交之际，内政为先。’此言深中肯綮。苏子云：‘忧在内者，本也；忧在外者，末也。’今贵国与欧西大各邦讲信修睦，不过欲杜强邻之覬觐，此为急标之举，忧在外者也。国民贫困，商务不兴，官冗职旷，此忧在内者也。仆两至贵国，见民俗纯厚，土地肥美，而库藏不足，兴利无从，意者其不均之过欤？孔子曰：‘不患贫而患不均。’均之之道，在物货流通，之民，苟可自求其利，饱食暖衣，亦何乐而为不法，以蹈罪戾？故曰‘有恒产者有恒心’，此言信之诬也！‘民苟自足，君孰与不足？’，泰西各国其始亦皆多设禁防，民不聊生，后乃翻然变计，除厥苛政，俾民得自主，而国富兵强，内外无忧，有心世道者，亦可识政治之本矣。禁防既去，宜开学校，造就人才，人才既得，而后可变革官职，若衣服不过取其简便，不必效日人优孟西衣，为人姗笑。至养兵之道，则当汰其无用，留其精壮。惟定律一事，最为至要

，其端即在大去禁防而已。开港设关置官，此乃应行之事，而电线邮递，则无事亟亟，他日商务兴旺，自然水到渠成，切不可效日人事事剿窃西法，至于今电线火车虽设，而国帑空虚，遂令识者病其外强中乾焉。阳城开埠，英人之意好在通商，条约以五年为限，限满后视仁川之埠，设果有碍商务，然后再开未晚。开采矿沙，乃理财之一法，非理财之急务，至如何开采，与开采次第，及开采集费，前已渎告，无庸另赘。总之，贵国王慨念局时，发奋为雄，思有以改弦更张，此乃吾东方之福，顾念贵邦立国，垂五百年，臣民安于故辙，若骤议革变，易启惊疑，当因势利导之，使民日趋于化而不觉，虽然有治法无治人，法亦徒立，贵国识时俊杰，固不乏有。然古来大有为之君，率用他国之人，与共功名，百里奚虞人也，用于秦而秦霸；伍子胥楚人也，用于吴而吴强，其他楚材晋用者，史传所载，难更仆数，近世泰西诸国亦然。德之强也，先用法人瓦代，继用丹人磨尔根为大将，遂盟长日耳曼。俄之强也，尽用法人德人。德国水师之初创也，参用英人。英之致富也，以用法人都尔鄂。何者国君欲思变法，或重用其本国之人，本国之人宜等夷视之，无以大服其心，故令出难行也。由是观之，则贵国不求富强则已，贵国而求富强，富参用西人，征收关税，讲论殖财之道。而西人有才者，类皆杰鹜，又非贵国所可役使，仆意宜由贵国王请一精明正直之华人，随时商酌各事，并延数西人，令司关榷，而以华人董其纲，然后细加考订，与时变迁，此贵国最要之急务也。凡此皆仆之私见，尚未禀闻傅相，如贵国王不以为非，归当禀请傅相，为贵国筹荐一人，此人乃贵国王所请，非由上国遣派，方不碍于贵国内政外交，皆由自主之权。仆所以亟亟思归者，无非欲密禀傅相，为贵国物色其人。一有回谕，定即遣舶密函飞报。惟思筑室，必计其值，前所云敦请华人，雇用西人，建立学校，设立关榷，大约初行二年，每岁须费四五万金，以后关税日旺，自弥补其阙，吾国初设关，岁入不过七八百万，今已加至千六百万矣。不识贵国初办时，每年四五万金之费，国王以为何若？”赵曰：“四五万金之费，虽属不贲，亦当禀明所以措办之道。”），且为批答与日使花房义质所议通商章程。旋巴使送法文约本三册请校，赵金二使辞归，因偕至其馆，为先校华文约本三册，回舟，复为巴勘阅法文约本无误，随遣还之。附函询诘朝画诺，携兵弁若干，巴使答书谓：“率军士三十名，武弁十余名。”并邀余与丁军门于莅盟。后至舶午餐，爰商诸禹廷明日登岸饬带兵弁如数，盖德人夸武，亦用以耀我军容焉。

十五日晨六点钟，我扬威兵弁携帐至济物浦支立。九点钟水师官领习流军三十名，驾舢板二艘，鼓楫前导。余偕丁军门率威远、扬威、超勇登瀛洲诸舶，员弁令各腰剑，刺二舢板衙行，登岸整队，枪剑两行，耀日并进，抵帐，则德国兵弁先在，我兵居左，德兵居右，分立帐外，如张两翼。赵金二使，率从

官出帐肃迎，德使亦相继至，坐定议签名次第，余谓：“汉文则朝鲜二使先德使，德文则德使先朝鲜二使，法文三册，则留于朝鲜者，朝使先之，赉往德廷者，德使先之。”三使均首肯，于是各升座签名钤印，余饬从者酌酒以贺朝鲜二使，复以照覆交德使，德使向余致谢，旋偕丁军门德使朝鲜二使暨二国官弁旁立影相，以志其盛，影毕，各握手欢散。一点钟，偕丁军门赴德船宴，宴间，巴使谓：“亚洲各国外交，朝鲜最后，十余年前，法船驶入汉江，兵损其半，英船至其南，投书不报，美船三至而三不利，今则数旬之间，成约者三，非中国傅相之力，不及此！”座客齐声称诺，席散，回舟，德船复升炮十五响敬余。三点钟，贝总兵至扬威观枪炮各操，余乘间登岸，至花岛，晤赵金二使，二使谓兴寅君报北洋大臣书，诘朝可至，乞余赉呈，余复邀二使明日至舟午餐话别。

十六日午前九点二刻，朝鲜国王与其世子覆遣中使赉帖送行，并谢馈礼，亦以衔柬答之。十一点钟，赵金二使偕赵准永、李祖渊来舟，宁夏赉致兴寅君复我北洋大臣书，旋款以饭，饭毕，拂笺磨墨，邀二使书聊，二使书皆取法松雪，秀润可喜，求者争攘取，新派五品鸿胪官金准能悬腕作擘窠书，尤劲健轶群，未移时长幅短幅，布满舱内，五点钟书毕，辞归。余复登岸，偕至其馆，赠言留别，并顺将国王咨北洋大臣及礼部文件携回。是夕，以约事已蒞，偕禹廷邀各船船主大副夜宴，禹廷饬迟明七点钟展轮，首威远、次超勇、次扬威，登瀛洲来自南洋如无事之罟，可取道迳归上海。

十七日晨六点钟三刻，起碇，四舟鱼贯，约未里许，雾起，德船先二刻行，已下碇，我舟亦相继暂停。八点钟雾敛，复起碇行未十里又雾，前后船不相见，各停轮嘘气以警，历二刻，稍解，缓行，十一点雾旋散，三点二刻出口，正向，风自左舷来，张帆驶十迈半，而登瀛洲与德国岛尔弗兵船已在舟后，其总兵乘巨舰名仕岛什者先行，五点钟亦追及之，夜九点钟渐后，不复可见。

※※※※※※

《东行三录》 清·马建忠

壬午夏五月下浣，德朝款成，建忠归自三韩。六月既望，以北洋大臣张振帅命赴南中谒合肥傅相言事，十九日行次沪渎，奉电谕截留。盖以是月初九日，朝鲜乱党，围攻日本使馆并及王宫，日人有死者。蛉岛君臣议将大集兵舰，莅朝查办，我驻日大臣黎莼斋星使电告振帅，请派员酌带兵轮至汉江观变。振帅以应否派忠前往，商诸总署，故先行截留。

二十一日，奉电谕，谓总署信至，饬即回津，其明日复叠奉电谕，令毋庸回津，即至烟台会同丁禹廷军门率舟师东渡，遂于是晚登海宴船，质明起碇。

二十五日晨三点钟，驶抵之罟，晤禹廷交到函札各件，议定翌午两点钟开行，当作禀交海宴寄呈振帅。晚晤东海关道方佑民观察于其署，托以后路，是日各船购办粮饷，装载煤炭，通宵未止。

二十六日十二点钟，佑民来答，三点钟偕丁军门乘威远先行，次超勇，次扬威，衔尾而东。

二十七日午后，入仁川口，初与丁军门约进口后，中道至立岐岛停泊，以覘动静，比入口内，则渔舟来往如常，遂径至□□□，夜一点钟，下碇。而日本巨舰名金刚者，已先在矣，我舟至，以舳板来问，遣答如礼。时朝鲜校理官鱼允中在超勇快船，立刻招来我舟，嘱随从朝人至近岸花岛别将处，详探一切，二点钟，人还，未得要领，因令另遣心腹明日至王京续探。

二十八日晨六点钟，允中自超勇寓书，道国乱甚亟，八点钟，新任仁川府任荣镐遣派军校与花岛别将先后来舟，皆白衣冠，询“为何人持服？”以“王妃薨”对，阅“何以薨？”以“为乱党所惊”对，与之坐，各笔谈数则而去。十点钟日本参赞近藤真锄偕管领相浦纪道来谒，为其海军少将仁礼景范以病弗克并坐，至次，言及初九日遇变时事，与所闻近日情形，有可与允中书辞印证者，胥默识之，有顷辞去，登舰升十五炮礼丁军门，我舟答炮如数，亦升十一炮以礼其海军少将，海军少将者，三等水师提督也。午刻，复召允中来，笔谈甚长，于此事粗得梗概（允中笔谈，曰：“国王由支派入承正统，其私父曰大院君，性贪财色，国王入承之时，揽国权专恣，夺人货，嗜杀人，又与日本无端拒绝，几构兵衅。其时国王仅拥虚位，趋附大院君者，实繁有徒。及国王年长，总揽朝纲，一二臣亦协赞之夺其权，革一切弊政，与日本寻旧好，欲聊各国以维系国脉，彼大院君憾于失权，隐养无赖，期寻祸乱者久矣，或密藏火药于王宫，而放火者数次，又以暴发药焚杀廷臣。国王以事涉伦常，不欲处之于法，只剪其党与，诱之威之者，屡矣。于去年秋，果啸聚党与，刻日举事，有来告者，幸得收捕乱党，而亦不穷治。彼大院君恃其处于不死之地，期欲举事，而其诱惑众心者，曰斥邪也、绝外交也？无知小民群附之。去年逆谋之举，欲分三号，一号直击王宫也，一号杀一切异趣之朝臣也，一号杀日人也。今日之事，即去年之余智，大院君若在，则人谁敢举论外交。闻今者乱党，先杀国王素信任之大臣，继入王宫，国王及妃嫔皆奔避，而彼大院君，乃劫杀王妃，逼返太王妃，国王则虽不见废，然幽闭不能与外朝相接。朝臣涉外交者，搜杀无遗，人民皆奔避山谷，国中一变。今日若不亟亟调处，日人必大发报复，生民涂炭，宗神将覆，彼大院君又必广招炮兵，决计扼守，而国内生灵不保，政何以存？乱何以熄乎？”），遂议诘旦丁军门乘威远回津谒振帅，面陈机宜，因将所探各节，且禀振帅，其略云：“前于二十五日由烟台肃上一禀，呈

报起程日期，谅尘钧鉴，旋于次日午后三点钟，展轮东渡，二十七日晚，驶抵汉江口月尾岛下碇，见日本兵船一艘，已先于口内停泊。时鱼允中在超勇快船，即传请来舟，令派人至近岸花岛别将处，探访作乱确实情形，寻据回报各节，似事势尚未十分吃紧。嗣于次早复接允中来信，云‘更探本邦情形，则国势一翻，有堪痛哭者，创乱另有其人，朝臣之涉于外交者，殆无孑遗，至仁川府使亦仰乐而死，其他可知’等语。旋新任仁川府使遣派军校及花岛别将先后来舟笔谈，该别将等皆服缟素，问答之际，虽未敢直斥倡乱之人，与其王妃及各大臣被害之实，而其吞吐之言，已有与允中函辞吻合者。因复传请允中来舟笔谈，则据称顷复著人探访，略得大概，初九日之事，系国王生父兴宣君李应率号倡乱，直入王京，劫杀王妃，逼归太王妃。国王虽未见废，已幽囚不与外朝相接，搜杀大小文武之异趣而涉外交者殆尽，人民率奔走山谷以避等因。而日本参赞近藤真锄来谒，亦谓‘李应因兵作乱，往见王妃进以弑，现在大权独揽，极为猖獗’云云。伏查本月二十一二等日，朝鲜领选使金允植致津海关道周馥书函及笔谈等件，内称应聊结匪党，图危宗社，逆跃久著。兹复据允中及该别将等与近藤真锄之言，则初九日之变，其为应借清君侧之名，翦除国王羽翼，徐以窥伺藩位无疑。夫朝鲜国王李熙者，固中国大皇帝册封以为该国主者也。应乃敢恃私亲之贵，杀其王妃而幽囚之，其肆无忌惮之心，已可概见，所不敢遽废国王者，度以人心未定，兵力未集，故少事迟回耳。设中国稍从观望，不为急图戡定，则其害将有不可言者。为今之计，莫如仰恳宪台，权衡独断，一面出奏，一面檄调陆军六营，即趁威远、湄云、泰安及招商局轮船之在津者，载以东来，乘迅雷之势，直取王京，掩执逆首，则该乱党等布置未定，防御未周，摧枯拉朽，当可逆计。昨闻丁提督传知钧论，谓如须用兵，必先得其国王玺书，或臣民公状乃可，顾其国王方在幽囚之中，欲以宪台咨文送呈，令修玺书见复，则内外隔绝，出入难通。欲另作一书致赵宁夏、金宏集等，令纠左袒臣民，具一乞援公状，则宁夏等既存亡莫卜。而现在应大权独揽，沿途关隘及城门内外，谅无不遍布私人，脱事机走泄，不特速诸臣之死，而使该逆党等得以知风豫防，则将来办理必且益难得手。故不揣冒昧，亟请济师，惟仁川南阳等口，距王京虽仅百里，而遍地皆山，乱党易于伏匿，进兵之际，必步步为营，节节递进，使后顾不至贻忧，斯前驱乃能深入。故兵数至少，须以六营为率，如六营不可卒调，则请于就近无论何军，择其可疾发者，先派枪炮队各一营。飭令即速前来，先占海岸，庶随后各营来集，乃可有路进取。此外仍请函商总署，电调南洋兵船二艘，装运粮饷，兼壮声威，其各营所用子药，亦请飭军机所分别拨运，以资接济。所以为是亟亟者，一则恐乱党日久蔓延，骤难扑灭，一则以日本花房义质及井上馨等，不日，将率领兵船大集汉江。设其时



中国仍无举动，彼必以重兵先赴汉城，自行查办，则朝鲜国内必至受其荼毒，而此后日本定乱有功，将益逞强邻之旨，中国相援弗及，或顿寒属国之心，藩服将由此愈衰，国威亦因之小损，事机之失，有深可惜者！建忠本拟趁舶来津，亲承训诲，以花房义质等即日将至，拟留此相机因应，冀诱之延宕，以待我师，且可续探国内详细情形。兹丁提督乘威远西渡稟商壹是，不尽之言，统当由其面陈，所有朝鲜国事危蹙，亟应济师定乱情形。谨缕悉稟陈，不胜迫切待命之至，至各营东来后，建忠应仍留军中襄助，抑当即行回津，统候钧示祇遵。再缮稟未竟，日本兵舶二只又至，上载军士多名，计丁提督回津，往返至速，必须六日，此间仅快船两艘，声势甚单，恐花房来时，意存轻挟，乞饬各营，即速东渡。总之今日之事，早一日则多收一日之功，迟一日则重受一日之弊，建忠为顾卸藩封，保全国体起见，故不觉言之过迫也。”“再稟者，晚六点钟，新任仁川府使任荣镐来舟笔谈，询称十年山野之人，为国太公起用者。乃知该府使为李应党，因谕令派人星夜至王京，密告执政，令速派大员来此会议。夫今之执政即应也，如肯派人必其心腹，刻下王京消息不通，得其心腹前来，亦可微覘动静，而复藉调停日本之说，旨以甘言，示以嘉惠，冀可令其弗疑，则随后办理，或亦较易得手也。”云云。余以日本公使花房义质且至，独留汉江以待。又以新任仁川府使任荣镐至，询知乃初九日以后为国太公所起用者，令飞报执政，速派心腹大员来浦议事。而日本兵舰名日进者，复率一商舶载兵七百余名驶至。当晚缮稟，托丁军门回呈，夜移至扬威宿。

二十九日晨四点钟，威远鼓轮至。十一点钟，日舶名日进者，驰至港口停泊。十二点钟，鱼允中来，方与坐舵楼少叙，复见日本商舶驶入，主桅悬国旗，知花房至矣。无何，遣其通词来起居，余谓：“此次贵公使颇受虚惊，少选当登舶问询。”因饬军士声十三炮礼之。五点二刻，往晤花房于其舟，坐谈良久。

三十日晨四点钟，超勇、扬威二管驾各乘小轮至南阳测水，赵宁夏、金宏集花岛以书来，谓凌晨驰至候命，余遂饬舢板赴浦岸迓之。八点钟，永宗金使宋启宪来谒，笔谈旋去。花房来答拜，坐谈移晷。花房去，而允中复来，偕朝鲜官二人：一为校理金玉均、一为史馆记注徐光范，顷在日本闻国乱偕花房归视者，与谈良久。二点钟，赵金二使至，缟管瘁容，面有忧色，屏左右笔谈甚长。（笔谈，赵宁夏主笔，赵曰：“敝邦经用甚绌，年来军饷不敷，且频与外国来往。故乱卒莠民，缘以为弊，激而成乱。初九日，乱军先杀宰相，几家毁破，翌日，仍向王宫咆哮，以至苍黄罔措之中，大院君闻变而赴抚戢解散。数日之间，上自公卿，下至象胥，毁破其家，至于致命甚多。初九日夕，方乱军之作也，莠民谓可乘之作乱，欲杀尽日人云，故国家先为秘通于花房，以为准

备避祸之计，以是公使及随员率兵队得以免祸，惟路上闲游几人遇害。乱军闻花房逃去，追到仁川，又杀几人。我国家当场自救不暇，先机指示日人，以开生路，日人似无憾我国之理。日前伴接官尹成镇见近藤真锄，亦言颠末，而渠亦稍有所知矣。”）濒行，请往晤花房，余别作洋文一缄道意，交二使面致。五点钟，复有日本商船载兵入口，而前驻之罙美国兵舰名磨那哥者亦尾至，其船主命副管驾来告，谓于明晨修谒旋徙倚舵楼，见花房已登陆矣。计二日间，日兵起岸者，已七八百名，其营于济脸浦者约二百余人，进营仁川者约五百余人。夜九点二刻，扬威小轮船归，邓副管驾谓：“南阳水口尚便，明日当复往细测云。”

七月初一日晨，登舵楼，见日舶小轮船曳带舢板，载兵登岸，络属不绝。九点钟，朝鲜行承政院左承旨尹用求以国王名帖起居。并附其兴宣大院君李应一刺，旁缀绳头细字数行云：“贱齿六十三，家住云监胡同，子载冕年三十六，曾为翰林编修，现任宗人府一品户曹判书元戎，孙三幼稚。”等语。余以名柬分别答之，用求大公主子，与国王为中表兄弟，因与笔谈数则。旋得金宏集书谓：“昨晚十点钟，偕赵宁夏晤花房于仁川，归后，宁夏则星夜驰赴汉城矣。”十一点二刻，美船船主高登来谒，询知其外部闻日高有事，电派以兵舶东来观变，兼劝日兵毋躁进，因以其外部电谕见示，且谓：“顷晤仁礼景范，叩以此事颠末，辄枝梧不答，请见花房，则答以俟返舶时，即行知会，亦茫无定期，令人闷闷。”爰就余访初九日之事，余即举所闻各节告之，言至王妃惨死，戚然不平，曰：“果尔，则益当亟晤花房，阻其躁进，否则，国王恐复不保。”余因教以本外部电谕之意，剴切作书，由仁礼速致仁川，订相见期，则花房或可来也。高登辞谢去，归舶，声十五炮礼余，余命答炮如教。一点二刻，允中来，略谈寻去。其通词金姓者归自王京，道汉城民情惶惧，群走山谷，逵市为空。过仁川见日兵四出执豕攘鸡，闾阎惊扰，而来苏之望，咸翘首王师焉。五点钟答拜高登于其舟，复以禀报该国水师提督书函相示，其间颇不满于仁礼景范，归时，复声十五炮送余。至舟，接花房华洋文函各一，一谓“本国来信，称元山于六月十七日，有朝鲜乱党，拆毁观察使衙门，日本租地戒严，幸未殃及。”一以余昨晚函嘱缓赴王京，以待宁夏之返，报书如约。八点一刻，复有日本巨舰名比睿者驶至，于是日舶之在汉江者，已六艘矣，声势矣张，往来舢板梭织，港内喧哗达旦，余惟兀坐舵楼，静守而已。

初二日晨，邓副管驾来告：“昨自南阳复探归，其地水深岸近，利泊兵舰。”因念日兵登陆后，虚实动静，都所未悉，爰以一缄抵花房，令差弁假赉书名，沿途侦探。八点钟，永宗签使递到兴宣君李应书，称：“汉城人心未定，弗克跬步离。”以余方削牍招之也。书辞卑巽，深相结纳。十二点钟，日本

海军少将仁礼景范来拜，中西语言均不解，少坐即去，声十一炮礼之。亭午，热甚，扬威快舰以铁叶制成，舱位逼仄，已极蒸郁，加以机舱留火，如坐甑中，寒暑表升至九十六度。四点钟，侦探人还，备述所见。花房答书，有明发汉城之语。九点钟，赵金二使来自仁川，谓花房入京意决，挽留弗果，袖出兴宣君续致一书，丐余速赴汉城，借资镇摄，兼图把晤。因与二使笔谈良久，其间稍涉嫌疑者，二使悉随手抹去。别时嘱饬南阳府使集薪以侍，盖我军不日且至，貔貅万灶，不欲纵令采樵也。

初三日九点钟，允中来舟笔谈，允中曰：“本邦近因财政窘竭，掌赋之臣筹划不善，军饷屡朔未给。月初颁饷之时，仓吏以陈腐散给，且不准斛量，因与仓吏口角，格杀仓吏数人，仓堂执军人致之法。军人以无罪横拿，诉之而不听放释，彼军因四处奔诉，及到某人之处，彼乃投以一通文字，乃入阙作梗杀闵哥，乃杀倭人与外交之意也。彼军人及无赖，乃敢行此，彼若无指授，何敢有此变乎！王妃有内助之端，故彼人入阙，以乱军胁之迫以饮药。允中在日船一昼夜，知必生梗乃已。彼人拗戾，不离国王之侧，人不敢以外务说及，惟引用同党，睚眦必报，死人日积。于日人议和议战，终无定见，惟激乱军，使之寻事，彼人不去，国必亡乃已，痛哭！痛哭！”建忠按允中所云，彼人某人，谓大院君也。十一点钟，小轮船自浦岸迎赵金二使至，先款以饭，饭后笔谈累幅，均被拉毁，而乱党之迹益明。一点钟，日舶名清辉者又至，于是日舶之在汉江者，且七艘矣。三点钟，偕二使赴美舶，高登敬礼有加。九点钟，前驻津门日本理事官竹添进一郎，以花房命来舟晤谈，漏三下，乃去，竹添曰：“今次事件，其初事情不明，敝国人心动摇。幸我庙堂察朝鲜开国未久，外交之事不能习熟，犹我国二十年前情况，不敢以兵革争曲直，原之公法，欲妥慎结局。但闻暴徒之余焰尚炽，故以兵员充护卫，乘坐军舰而来，弟亦承命来观动静，以仁川情状察之，朝鲜政府亦似少悔暴举者，故弟以明后日回国，欲陈事情，以安我政府之忧，敢问何如？”忠曰：“初九日之乱，甚为猖獗，以致死王妃，荼戮重臣，诛杀诸臣之有外交者。今日乱势虽平，而死灰未熄，办理此事，甚为棘手。缘执政之人，非出自国王之命，欲与执政办理，则执政之名不正，欲与国王商议，则国王不能自主。不识化房星使此去汉城，先从何处下手？至于乱党滋事，攻击使馆，决非出自该国朝议，想亦不辩自明。”竹添曰：“彼政府果以王命为名，议及此事。则自我观之，犹是名正也。若夫国情，则政党之争，而非开锁之争，故苟得速结局，徐徐察事曲直，亦似无不可。”忠曰：“所论极是，贵国与朝鲜为与国，自不得议其内政，但办理此事，似宜惩办乱首之攻击使馆者，并宜设法为善后之计。若乱党不除，善后终无善法，在花房星使与朝鲜政府，自宜以速结为妙。而弟为大局起见，故汲汲焉以朝

鲜朝政为虑耳！”竹添曰：“敝国之意，专在重交谊非乘人之乱，以谋掠夺者，故所求于朝鲜者，不过惩办乱首，并设法以为善后之计。弟所切望者，只有速结局耳。若迁延时日，朝鲜乱民再有暴动，则我国不得已以兵革责其罪，果然，则与国之交绝，而亚细亚全局更岌岌矣。至求偿损害，及兵备之费，则万国所同，不得不遵之，但敝国之出此，非敢贪财也，故欲从实算之，决不以过当处之也。至善后之策，则想当不出于公使领事，及其眷属得游内地各处，以亲其人民等项也。朝鲜之所以深恶外人者，其原不过少见外人，故多怪疑耳。彼以疑我，故我商民亦激之，交怨交凝，果然，则欧洲诸国来通之日亦如此，万一不幸，朝鲜暴徒有攻击欧人之事，则朝鲜之忧更大，故今日为彼之谋，似狎见外人，尤为先著。”忠曰：“朝鲜贫瘠实甚，国帑空虚，民生匮乏，将来此事结局，优一银两，亦情理之常，然索之过多，恐朝鲜亦不堪命。至于兵备之费，弟则难赞一辞，缘朝鲜赋出无多，即使贵国实算以求，不知朝鲜何日偿了。至内地游历。使朝民狎见外人，此论甚确，但甫乱之后，似不可行之太骤，不识尊意云何？”竹添曰：“我国内人心甚嚣，故借此名以慰其心耳。朝鲜之贫窶，敝国知之熟矣，决无不堪之事。若使敝国果有贪利之意，则责彼凌辱我国人之罪，以求过当之价，或求割取岛屿，亦非难事，然而我政府之无此心，弟以百口保之，抑朝鲜之于我，常挟猜疑之心，以为今之日本，犹是昔日之日本，而必有夺我土地之心，又有取我财宝之心，故今日之事，我政府务以公平处之。”忠曰：“既如来教，则专以优给恤银为名足矣。犹忆我国于越南之役，英人亦曾调集兵舰，但结局之时，惟以恤银为名耳。且按之公法，各国交争，亦有不给兵费者，黑海之战，俄之求成也，英法未曾索给兵备之费；意大利屡战屡屈，亦未尝稍给兵费，其战而屈，犹且不给兵备之费，而况贵国以优待与国为心，所谓兵舰，专为保护与国起见，若藉此有所需素，弟恐以仁始者，他国未必不笑其以利终也。”竹添曰：“请试略言敝国人心动摇之故也，朝鲜人之来敝国者，敝国待之极优。客年朝鲜人毆杀我国民三名，今年又围击京城公使馆，至公使逃至仁川，仁川府使欺之，乘其眠，夺我兵器，杀害数人矣。故国人之唱征韩说者，攘臂而起，我政府镇压之，借偿金之名，以慰国人之心，非有他意也。所谓军费者，海陆兵在内国，亦给俸禄，船舰亦各有经费，以实算之，固非多费，此等事亦系政略。其实非自求偿起见者，至其恤银，亦决无迫以难堪之巨费，以仁始以利终，尚似未察敝国之情。”忠曰：“所谓以仁始，以利终者，乃谓外人妄拟之意耳。至贵国民心初闻滋事之起，自然激于公愤，假如执事将所探实情，归告政府，谓乱党起事，不徒攻击使馆，戕杀贵国人民，而朝鲜臣民均受其祸，并且毒及王妃，国人闻之，当亦涣然冰释矣。”初四日晨，以夜来与竹添笔谈大旨函告赵金二使，令驰报王京

，旋念竹添即日回国因作书致莼斋星使略叙起乱颠末，并以其国贫瘠，索款过钜，恐不堪命等语，嘱得间言于日廷。十二点钟，饬超勇移碇南阳，先是丁军门归请济帅，余先与之约，谓日兵由仁川登岸，我军当由南阳登岸，以示区别，且免葛。故三十初一等日，叠遣小轮船前往测探，至是度禹廷率兵且至，遣超勇先往停泊以待，赵金二使亦遣随员吴某偕往，令促府使备军刍焉。三点钟，答拜竹添进一郎，竹添谓：“顷得花房书谓‘昨次杨花津，韩人劝止未听，已率师直趣汉城矣。’俟入京后，续有书来，无他变故，即将乘商舶还报政府。”少坐辞归，日舰声炮十五响。

初五日午前，赵金二使与承旨尹用求来舟，请偕往南并告花房入至京，驻军城内木觅山下。因遣员刺舳板询竹添行止得二函归报，一花房函称：“久留仁川，恐生他变，故径行前进，已于初三日，安抵汉城。”一竹添函谓：“花房抵汉城后，已与韩吏议事，韩吏奔走甚谨。”云。一点钟，日本明治九号商舶展轮驶去，扬威旋亦起碇行，途中与赵金二使，以碍于耳目，弗克深谈。五点二刻，驶抵南阳浦口，以小轮船送二使暨诸人登陆，饬弁与偕令探去岸道途远近，及有无间阻，候至夜深，犹未返。

初六日八点钟，小轮船归，知昨夕搁浅，质明潮涨乃达岸，赵金诸人露坐竟夕，闻之歉然。今日炎刍逼人，烦郁殊甚，屈指禹廷之归，已逾七日，济师当可至，徙倚舵楼，手远镜时复西望。晚八点钟，探路人远，道自泊处至马山浦，约三十里，自马山浦至南阳，约又四五十里，附近诸岸，乱山杂沓，必抵马山浦，乃可登陆，以达南阳府，使令归舰报余，谓已备船只马匹糗刍伺候。

初七日八点钟，了望者报有烟起立岐岛外，急登高瞩之，见轮船五艘自西来，兵弁皆相视色喜。九点二刻，首威远、次日新、次泰安、次镇东、次拱北，衔尾而至。先是振帅饬丁军门及余赴朝鲜时，即拟奏请钦差帮办山东军务吴筱轩军门督师相继东渡，至是见威远前桅悬帅字旗，知吴军门已至，即刺舳板往谒。并晤丁军门，询知五船载兵二千，尚有两营南洋兵舶继至。余亦略述近日情形，寻读振帅函札，即议进兵。余以花房至王京已久，不知所议何事，拟先驰赴汉城，筱帅率大军随后进发。丁军门以舟师部署未定，弗克同行，筱帅令右营管带吴孝亭，率队以从。四点钟偕友人吕君秋樵驾小艇乘潮至马山浦，五点二刻，望见舳板十只，满载我军士，以小轮船二艘曳之，鱼贯而来，登岸已七点钟矣。孝亭谓曛黑难进，即驻浦口，余偕友人策马夜行，须臾月落，燃炬以导，每经山谷，深林密箐中人影林立，为良为莠均未可知，余以王京事急，势难返顾，径行五十里，十二点钟抵南阳府署。赵宁夏独在，谓宏集昨晚被命入京，以国王今日引见花房，宏集夙办日本交涉事宜，故亟召还，谈至漏四下，乃寝。

初八日九点钟，右营至，旋接李应函，并将昨日花房所开七款，及问答各节，录寄前来，且谓花房限三日回答，请速赴王京排解，于是汉城之行愈亟矣。因立请孝亭议事，亭午始至，商请进营水原，庶王京翌日可至。孝亭坚执不可，盛气而去。余甚讶之，遣人随往侦视，还报云其营兵弁以山行触暑病者甚众，乃悟其因郁生忿，顾只身入汉城终恐为人所轻，意筱帅且至，乃姑待之。午后与宁夏密谈累幅，均即扯去，是夕，仍宿南阳。

初九日晨，出馆小步，见道旁厅事一所颜曰“唐城馆”，款署，“金陵翁书”，询之通词曰：“此明时册使经行所止也。”回馆，宁夏来告王京送马百七十匹，牛车十乘，至军前备用，乞函请筱帅派员点收。八点钟，接筱帅书，谓右营兵弁病滞，另派后营管带张仲明协戎率队前来，相偕遄进。无何，仲明来见，询知队伍已至，拟更行二十里，进营九浦，因与仲明约以全营纾缓，请简枪队二百名，轻装疾走，期翌夕必抵汉城，沿途军食发价，交地方官整備以待，仲明应允去。午后迟筱帅不至，留呈一函，旋于四点钟偕友人策马就道。行经九浦，晤仲明，见健儿林立，则枪队已排定矣。数语出帐，复上马疾驰二十五里，水原守郑箕世，奉国王命迎谒道左。又五里，抵水原馆通判署。按朝鲜官制，通判位在府使上，故其署较宽整，宁夏允中亦相继至。坐定，报张协戎小队已至署外，令即于隙地驻扎，地方官列帐传餐俄而右营亦至。驻扎其廡，通词谓为国王行宫焉。

初十日八点钟，仲明先发，余少迟亦行，出水原，万松夹立，中辟驰道，凉云荡空，漏日无罅。前行二十里许，接应昨午书，谓：“花房以其政府限满需回，拟诘旦出京，促于杨花津备舟以待，其意盖存决裂。”云云。爰嘱宁夏立遣快马驰至津上，覘花房曾否北渡。十一点钟，至果川，国王及世子遣中使驰帖慰问，宁夏从中使询知应轻侮日人，故激而出此。少顷，侦骑归报，日使已径渡汉江矣。少憩复发，过南天山，山高数百丈，军士登陟汗雨夹背，二十里至铜雀津，韩文奎于渡口小舟数十艘，络绎载渡，登岸后，列队导行，道旁观者以万计。薄暮入居南别宫，应父子迟余馆次，因相与周旋，寻答花房留函，并知其参赞近藤真锄以病未发，送作书致近藤，订相见期。国王及世子复以名柬起居，李祖渊赵准永先后至，晚膳后，复与是应笔谈甚欢。九点钟，近藤报书，谓：“疾甚，不克来谒。”云。

十一日晨，是应叠以荷囊、折叠扇为赠，且因余有仁川之行，以其乘与来馆备用，旋泐致筱帅与禹廷两函，告以近事，十一点二刻就道，途中蒸热殊甚，如熏笼上行。五点钟次梧里洞，易舆而骑。六点二刻至仁川，与花房谈晤，花房曰：“本月初三日，余率兵队前至杨花津，朝鲜政府派员至津口，阻我入城，余以城外议事不便，迳行入城，即奏请国王，订引见期，韩人又固固不

从，直至初七日，始见国王，进呈拆开七款，且请派员相议，于三日内回复，国王当派首相洪纯穆为议事全权大官。乃至初八日，接洪相来函，谓复派令往勘山陵吉地，须三四日后方可回京，且云，山陵为朝鲜重事，我国之款，当俟归时再议。夫国王明知限期三日，当面派定洪相为议事全权大官，而初八日猝将所派之人，差往他处，岂非自相矛盾？且以其国山陵为重，是明明以吾国之事为轻矣。彼既绝我商办之路，故余俟限满，即将此意奏明国王出京矣。

”忠曰：“国王甚欲与贵公使议事，大小臣工亦同此意，徒以有志未逮，致成此局。君谓朝鲜尚有政府乎？犹忆前在舟中语君以朝鲜其势，必以能使国王自主为先务，国王一日不能自主，他国即一日不可与之议事，以主政者非执政之人也。证之公法，则土耳其、埃及每有乱党杀伤各国之人之事，各国必俟其君能自主，乃与计议。昨接君函谓欲候晤，以朝鲜政府绝我商办之路，不得久留为歉”云云。今我此来，非为朝鲜居间调停，不过与君定明朝鲜事势，俾君免至错认题目耳。朝鲜国王现既不能自主，而贵公使贸贸然与之议事，无论所议不成，即令已有成议，他日国王复能自主，则所议者仍属空谈。且若于此时与之决裂，则将来恐不独朝鲜政府有所借口，吾国此次以兵前来，惟在惩办乱党，贵国政府想亦闻知，君倘不审可否，亟与乱党定议，吾恐日后自此多事矣！故吾不得不先为言之。”八点钟出署，间道驰抵花岛，约三十里许，时已九点二刻矣，府使尾至，相与寒暄而别。

十二日，花房访余于花岛行馆，近藤于昨晚回至仁川，亦偕之来谒，相与促谈良久。十点钟自花岛启行，次梧里洞，复易骑而舆。晚七点钟，驰回王京，则丁军门已率习流军百名，于午后至馆，而吴筱帅亦统大军渡铜雀津，薄汉城而垒。应闻余归，即来相访，因留之晚膳，笔谈十二纸而别。复偕禹廷出城谒筱帅，议机密，四鼓，归馆宿。

十三日八点钟，允中宁夏先后至，匿允中馆内，令宁夏先入慰王。十二点钟，吴军门来馆约丁军门及余往拜应于私第。吴军门仪卫甚盛，请减从而往，以示坦率。及至，应率其子若孙迓门外，入座，谈笑甚欢，已复导观其精舍数处，陈设都丽，而位置天然，都无俗韵，乃知此老胸中具有邱壑。濒行，以吴军门先施，谓即呼驺报谒，于是吴军门出城止黄松亭军门营内，以其地距城较近也。余偕禹廷归南别宫，禹廷遣习流军四十名先至水原以待，余作赫蹄书，纳允中袖内，令薄暮持赴中营，偕何营官赴王宫保护。别遣张营官以军士百人，往守城门，俾通消息，其余于城内梭巡备警，部署既定，偕丁军门同赴黄营，则健卒百人，长夫十六人，已结束待用矣。是日微雨，时止四点钟，应率数十骑至，入帐，诱与笔谈，自申至酉，累纸二十四幅，环视侍者无一朝人，知己均为帐下所收，度其时可行。遂疾书以示曰：“君知朝鲜国王为皇帝册

封乎？”曰：“知之。”曰：“王为皇帝册封，则一切政令当自王出。君六月九日之变，擅窃大柄，诛杀异己，引用私人，使皇帝册封之王，退而守府，欺王实轻皇帝也，罪当勿赦，徙以于王有父子之亲，姑从宽假，请速登舆至马山浦，乘兵轮赴天津，听朝廷处置。”应惧，四顾，吴丁二军门皆起出帐，余亦掖应出，令登舆，于时军士两行，剑戟森列，长夫舁舆俟，是应以非己舆，不肯入，余纳而进之，健卒百人蜂拥而去，丁军门策马以从。吴军门即驰行入城。嘱张何二营官戒严，且探警信，无何，红灯数十对集营外，询之，皆迓应者也，复收而系之。夜半探者回，道城内无警，遂作书致允中宁夏述事状，并定应举行者人事，请密呈国王，是夜宿黄营，雨声达旦未止。

十四日晨雨，七点钟，至吴军门营内，略商以后事宜，随辞入城，黄军门拨军士六十名为卫。抵馆，而宁夏已至，密陈国王感谢之意，惟是应系属生父，终乞余善为保护焉。与议翦除乱党事，宁夏谓乱党数千人，悉隶兵籍，多在城东枉寻利泰二里，聚族以居，其为乱首，无从廉得，而蟠据二里，迹同啸聚，朝鲜将梭，无敢深入其巢者。亭午，国王派定全权大官李裕元、副官金宏集，将赴仁川与花房议事，先遣户曹尚书金炳国，持初七日日使进呈七款来馆请辞。（兹先照录日朝议定条约八款。日本历七月二十三日，朝鲜历六月初九日之变，朝鲜凶徒侵袭日本公使馆，职事人员，致多罹难，朝鲜国所聘日本陆军教师，亦被惨害。日本国为重和好，妥当议办，即约朝鲜国实行下开六款，及别订续约二款，以表惩前善后之意。于是两国全权大臣，记名盖印，以昭信凭。第一，自今期二十日，朝鲜国捕获凶徒，严究渠魁，从事惩办事。日本国派员眼同究治。若期内未能捕获，应由日本国办理。第二，日本官胥遭害者，由朝鲜国优礼瘞葬，以厚其终事。第三，朝鲜国拨支五万圆，给与日本官胥遭害者遗族，并负伤者，以加体恤事。第四，因凶徒暴举，日本国所受损害，及护卫公使水陆兵费内五十万圆，由朝鲜国填补事，每年支十万圆，待五个年清完。第五，日本公使馆置兵员若干备警事，设置修缮兵营，朝鲜国任之，若朝鲜国兵民守律，一年之后，日本公使视做不要警备，不妨撤去。第六，朝鲜国特派大官，修国书以谢日本国事。大日本国明治十五年八月三十日，大朝鲜国开国四百九十一年七月，日本国办理公使花房义质，朝鲜国全权大官李裕元，朝鲜国全权副官金宏集。照录日朝议定续约二款，朝鲜国与日本国嗣后为益表亲好便贸易，兹订定续约二款如左：第一，元山釜山仁川各港间，行里程，今后扩为四方，各五十里，朝鲜里法期二年后自条约批准之日起算，周岁为一年，更为各百里，自今期一年后，以杨花镇为开市场事。第二任听日本国公使领事，及其随员眷从游历朝鲜内地各处事，指定游历地方，由礼曹给照地方官勘照护送。右两国全权大臣各据谕旨立约，盖印，更请批准，待两个月内，日本



明治十五年九月，朝鲜开国四百九十一年八月，于日本东京交换。)余于折后举可许不可许，与可变通办理者，分别批答。(忠笔谈曰：“日使所开八条，其间有即可许者，有决不可许者，有须变通者，试为分别言之：第一条，当许，惟以不限时日为宜。乱党不独伤及日人，亦且戕害贵国王妃大臣，若不严行查办，将国法之谓何？第二条，可许。第三条，可许，优恤金五万圆，分给十三人家属，尚不为滥。第四条，当力与争辩，若必不得已，可列入第三条优恤款内。于五万圆外，增添若干。因以前次舟内，与竹添进一郎笔谈示之。第五条，旷地闲行，无碍其事，惟贵国民心不靖，宜限以数年后，再为举行。至咸兴大邱开市，则为陆地通商，决不可为日人开端。杨花津虽属汉江埠头，惟以逼近王京，若许以通商，不识有无流弊？第六条，公使领事游历内地，原属至法，惟大乱初定，以后公使等欲往内地游历，必先知会地方官方可。第七条，京内长置大队，万不可许。至该公使为保身之计，随带若干兵弁，在馆内驻扎，尚无不可，惟不宜列入款内。至遣使至日廷慰问，似亦无所不可，惟宜与花房言明，日廷亦当有国书，由彼赉呈国王，以慰恤王妃相臣之难。如是，则彼此相慰，乃于国体无碍。盖朝鲜既无驻日使臣，特地派人慰问，亦不为过。此数条若能办到，尚属于情理无悖，惟措辞之间，宜以直捷了当为妙。可许者，则立地许之，不可许者，则坚执不许。暗示以既有可恃，不足深畏之意，彼外屈于公义，内怯于我国，谅可不至始终决裂也。”)令回呈国王，先决可否，然后交二使仿行。金曰：“日间所教，间有未明，恤银五万圆，而添以兵备之费宜若干？”忠曰：“日本兵舰原有常费，陆兵亦有定饷，调集来此，不过稍加运费，若与恤银统算在内，不过十万圆足矣。若贵国国帑可支，则宜一齐交付，以免日后生息之累；若无力齐付，则可摊作几年，仆想花房亦不至以全付相强也。”金曰：“杨花津开埠可许乎？”忠曰：“若无大弊，何妨许之。仁川已开口岸，杨花津亦不过销仁川出入之货，其实非于仁川外另开一口；况杨花津亦属水路通商，与已开口岸尚属一例，非若大邱咸兴等地，复滋陆路通商之流弊也，惟议事之时，先可一概不许，必不得已，则可许杨花津通市，而不给兵备之费，挹彼注兹，未始非计。”旋以舟中与竹添进一笔谈示之。三点钟，上将军李载冕来，询应不归事，曲谕遣之。昨应子身就道，至是国王遣送行装仆从登舟。其犹子载元亦从往省视，乞致书丁军门，为之先容，因泐数行付之。发上傅相振帅禀函各二件，禀傅相云：“忠于十二日归自仁川，丁提督亦于是日率舟师百人偕筱帅大军驰至，筱帅军城外。丁提督入居南别宫，与忠互相计议，以我军分布各处，均有朝鲜官员接待，时与笔谈，人既益多，语难尽慎，稍延时日，惧有漏泄。且日兵已尽出城，使于此时举事，可无虑其揜越，事机所在，断难迟疑。因拟翌午邀同筱帅往拜是应，俟其出城报谒，即就军

中拘送登舟。一面出示宣布中朝德意，令军民毋容惊扰，即彼时乱党稍有蠢动，而首领既去，胁从易解，似不至或有巨变。议定，即夤夜出城，将此意商之筱帅，筱帅之意，谓：‘宜先修外交，后除内乱。’忠当谓：‘朝廷为朝鲜主持外交者，所以扶持国王也，今者应专权，国王守府，设于此与日人定议，微论其议难定，就令能定，是助应，非助国王也，其失体殊甚。今日之事，宜先除内乱为是。’筱帅闻此，乃始毅然允行。于是，次日午后，忠与丁提督皆先集城外。无何，应来营，爰诱与笔谈，延至日暮，先令收其护从，然后勒令就道。计王京至南阳海口，相距百五十里，途中惧有疏虞，丁提督因自率小队护送登舟。忠以访闻王京城东，有居民数千均系乱党，拟留南别宫，就近查拿渠魁，冀渐解散，筱师仍驻城外，以资镇压。顾惟应倡乱，窃权罪诚不赦，然究于国王有父子之亲，设竟惩之以法，则国王将无以自处，脱令仍居国中，则乱萌又或再起。莫若仍照宪台始议，将应羁留中国，令其富贵以终，则庶几恩义两全。已稟商振宪，乞奏请将应安置中国，第反正以后，其国王必益图振作，再造之局，微宪台谁与主持。况日人狡诈多端，要求无厌，忠以菲材从事，倘复罔所秉承，深惧貽羞陨越。伏望俯念时艰，出而视事，则朝鲜幸甚！大局幸甚！”稟振帅云：“自去月二十八日肃稟由丁提督寄呈后，次日，日使花房义质亦至，其轮舰先后来集者，共有七艘，载兵千数百人。花房即拟进营汉城，建忠设法延宕，至初三日乃始入京，建忠即欲相继而去，而我军未至，随从无人，孑身孤往，微特乱党可虑，且亦恐为日人所轻。乃仍留舟中静候，并乘间续侦起乱情形，大率均与前稟吻合。初建忠欲诱应来舟，谓花房勒兵入京，蹂躏必甚，若太公来仁川与议，则其行可止。于是应乃于三十日派赵宁夏、金宏集驰至，附书称：‘内乱未定，不得跬步离汉城，谨遣二人前来，丐建忠速为排解。’云云。宁夏等来舟相见，谓：‘初九日之变，仅而得免，刻下祸且未已，愿以性命相托。’遂共留花岛不去，凡笔谈之稍有关系者，均即扯去。初五日，移碇南阳海口，赵金亦登舟以从。南阳在仁川西百二十里，以前与丁提督约我军来渡，改于其处登岸，庶免与日兵纠葛，故先期往待。初七日筱帅及丁提督率师驶至，接读宪台函札各件，旋议进兵，以花房入京已久，不知办理何似，愿请先往，筱帅督大军继至，丁提督部署舟师，未克同行，筱帅因派右营管带吴总兵兆有与偕，甫至南阳，以军士多病，弗克前进，而应方寓书敦促，谓：‘日使列款七条，限期三日，欲建忠速往代筹。’筱帅闻之，复改派后营张副将光前，率队趋至，建忠遂简枪队二百名，轻装疾走，于初十日行抵汉城，则花房已以其政府限满不答，责其慢事，先一日决裂而去。应闻建忠且至，先与其子训练大将军载冕，迟于南别宫，深相结纳，建忠亦谬与周旋，谓：‘中国兵来，专为牵制日人，别无他意。’应乃亦释然不疑。伏念朝鲜

时事，内患与外忧并亟，而外忧之生，既由于内患，斯内患之去，尤急于外忧。今日之计，莫若为朝鲜先除内患，使其国王得以自主，然后召日使告以前日之事，皆乱党所为，国王一无开罪，兹仰上国之力，事权反正，愿为和好如初。因以所请各条，与之从容商榷，如此则名义既正，事理亦顺。故于次日一面函商筱帅进兵，一面驰赴仁川，将此意告知花房，令勿错认题目，惟至仁川后，为花房反复开陈，虽决裂之意稍回，而要挟之心犹甚。拟请函商总署，请将朝鲜致乱与中国代为戡定缘由，布告日本政府，并泰西诸国之曾与朝鲜立约者，俾群晓然于前日之事，非出国王之意，彼虽过事诛求，其政府或将屈于公议，不至始终坚执，至此后办理能否应手，尚难预知，惟有勉竭驽骀，相机因应，既不敢激烈以伤友谊，亦不敢脆随以累藩封，以期仰副宪台委任之意于万一而已。”八点钟，鱼允中金允植以国王钞录告示一纸来馆，为应辩诬，盖朝鲜素崇礼教，于伦理尤极讲求，故自六月初九日之后，应入踞宫中，国王至议奔庆尚道以避，而朝臣亦皆引镜顾影，惴惴焉若不终日，卒无人敢以一旅靖难者，故由势力不足，亦以骨肉之变，非臣子所敢言者。今者天讨特申，藩封再奠，都人士皆喜于心而不敢宣诸口，即宁夏诸人，密室笔谈，稍涉隐情，若犯大戾，必拉杂摧烧乃已。是晨余于吴军门营中，见缮此示，其间颇道应劣迹，即知于国王有碍，顾以已列余衔，未便力阻，致涉立异。迨示出，而国王果遣鱼金二人来辩，盖非徒顾念私恩，亦将以掩饰耳目。余因书示二人曰：“太公罪状，昭若日月，不辩固无所加增，即辩亦断难末减。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议亲议贵，自有权衡，断不使为人子者，有不能自处之境，君等亦以此意，归慰国王而已。”九点二刻，金宏集来议日事，语甚精密，宏集携之而去。朝鲜谈时务者，以宏集为翘楚。李裕元则素党应以拒日人者，派为全权大官，亦欲以拒日人者和日人，使不得借口以拒外交云。

十五日晨，庆军会办营务处袁慰亭至，与密谈剿除乱党事，请归告吴军门。午后，慰亭返，云：“吴军门如约。”慰亭即欲指挥一切，余谓：“应虽已就逮，而其子载冕尚以训练大臣握兵柄，恐乱党一闻捕治，或更奉以为乱。宜先诱而系之，然后行事。”于是五点钟，驰书召载冕来南别宫议事，载冕鉴于其父，作书以母病辞，令其党李永肃赓复。余因谓永肃曰：“今之召载冕者，亦欲相与设法为太公宽免地耳，载冕如为其父则至，不然则止。”书片纸交永肃持去。十点钟，金允植至，余与慰亭促令入朝，请国王手书来，俾有把握。允植去，而载冕亦来，因别置一室，令军士露刃以守。二点钟，允植袖国王致吴军门与余公函至，略谓：“乱党所居多在枉寻利泰二里，请速勒兵往讨。”云云。时庆字亲兵后营张副将光前驻军南别宫右，遂令率队出小东门，会同右营吴总兵兆有，正营何副将乘鳌，同赴枉寻里合围搜捕，而利泰里则由慰亭

回营请吴军门另派别将掩执焉。部署既定，已三点钟矣，遂与友人兀坐帐中，秉烛以待。

十六日晨，张副将回，询知枉寻里在小东门外半里许，其地两面依山，中辟街衢，瓦屋鳞次。吴总戎勒兵分扼两头，张副将入巢搜捕。时天色渐明，该乱党见我军掩至，一半持械走登山麓，一半出街前抗拒。里中间有居民杂处，未敢轻用炮火，为昆冈炎之，仅以短兵格斗。张副将生获一百三十余人，何副将后至，亦获二十余人，余悉鼠窜以散。利泰里则吴军门自往掩执，以地近营址，已先期闻风远扬。仅获二十余人。是役共获百七十余人，悉送致军门营内。余念乱党已散载冕当无能为，遂温言释之去。随促备马出城，晤吴军门相与分别惩治。四点钟归馆。数日来国王皆早晚两次遣中使起居，是日闻余归，特遣都承旨尹用求持帖慰劳。

十七日晨，李成俊归自析津，来谒谓：“长途车马间关，已一阅月矣。”宁夏允中相继至，略谈别去。午后，得宏集书，知日朝款成，即夕钤印，阅所定各条。（金宏集来函云：“仆十五晚抵仁川，夜见花房于船次，辩论七款，仍无成议，傍晨还花岛。十六晚，又与之穷日争诘，彼始终要挟，肆然不少让，仍促明午钤印，事到此地，厚负明教。八款正，彼才携归舟中净写，并不及录呈，另有钞{殷金}一纸，凿烛是幸，第一，十五日改以二十日，另注曰：‘日本派员眼同究治，若期未捕获，应由日本国办理’我以此事大欠体面，屡回争诘，彼终肆不服。第二、第三，仍本文，许之。第四，公使馆所损物及兵费，始不言多少，至今晚忽以五十万圆，限五年清兑，填书，故百般要减，而不如意，彼之狡黠不可理说，愤不可堪，赔偿二字，改以填补。第五，间行以五十里，二年后百里，扬花津市场竟不得已许之，咸兴大邱，则决意终不许之。第六，许之。第七，改以公使馆置兵员若干警备，数则当观势多少云，另注曰：‘朝鲜兵民守律一年以后，更无可警，则不妨撤去。’第八，派使后，日本亦当以国书慰问云。”）虽尚无大失著，而朝鲜贫瘠，花房勒书五十万圆，分年填补，未免重受其困。初宏集将之仁川，来馆请辞，余以此属日朝之事，我中国仅能隐与维持，不便显相干预，爰为逐条剖决以去。乃宏集等以内忧甫平，深惧外患复起，遂至受其逼迫，勉就条议，中心耿耿，抱咎靡已，亦可见日人遇事生风，以求逞欲，直行同无赖焉！五点钟，轻骑绕王宫相我军部勒形势，同人颇有以微行可虑为戒者。晚八点钟，高永喜以宏集命，自仁川归见国王，王命之来谒，询知日廷续派井上毅为议官，此次款事，多其主持云。

十八日晨，无事。午后，金允植来馆笔谈，允植为人颇迂钝，每谈一事，辄不了了。晚七点钟，允中以王命持节略来问，手批答之。允中去，宁夏复

来云：“已奉派为大官，宏集为副官，李祖渊为从事官，请附舶至津门，谒傅相上宪言事，并诣京师进谢表。”无何，宏集亦至，谓：“甫自仁川归。”与之笔谈，极道议款时威逼情状，闻之恨恨。（忠笔谈，曰：‘第一条，花房言明如何办理？’金曰：‘其另注，初以应自日本差役自处办为文，仆谓差役自处办，亦碍我人眼目，不如办理含混，以是故之。’忠曰：‘彼可言明何法办理，与惩办何人及惩办若干人乎？’金曰：‘此事未曾如此详问。’忠曰：“兵备之费五十万圆，也如何结算？执事可将竹添之书告之乎？”金曰：“仆在大臣之后，不敢言，言自断五十万诚是料外，故先言我帑藏空虚，无可办之力。则彼亦曰固知其然，日后开矿尽可办此，若不趁期清兑，彼自行采矿，足此数，后当还之，此甚无理。竹添所言，虽不露破，概将此举，不欲开衅，专为维持亚细亚大局起见，贵国用意可感，今以赔偿一事要挟，是以仁始而以利终也。因要减其数，则彼又将矿师及器械皆延请于渠，又日后设电线，渠国当任之，又咸与大邱事预约三件为请，而只减一十万之数。故答以如此要挟，不如不减，而仍复为五十万矣。又将俄国黑海之战及中国越南之案为言，则彼亦以为然，而此事非为利也，贵政府不能晓谕民人，以致此变，此次是罚款云。其言无礼至此，愤不可堪。’忠曰：‘日人凯觎贵国矿山久矣，今此执事等至中国，面见中堂，须祈为作主，以绝日本之望，以立富国之基。’金曰：‘日人言我国自有财而不能利用，其凯觎可知，今此不允其请，诚为向己乞大人作主，延师开采，故开采伊始，自我偿其数，绰有裕矣。且敝国虽贫，每年节省，或可办十万圆耳，宁失每年十万，不听日人之任行开采也。’）因订于二十日晨，由汉城启行。夜间，缮上傅相与振帅禀各二件，禀傅相云：“自抵朝鲜汉城后，所筹日高交涉事宜，与诱送李应情形，业经禀报在案。丁汝昌于十三日戌刻，率水军数十名议送李应登程。是夜阴雨泥滓，沿途不准停息，军士等冒雨忍饥，约百七十里，于次午抵马山浦，将应送至登瀛洲兵船安置。维时日本兵舶之泊仁川口者，以次移碇来聚，因留海口，部勒舟师，期以壮声援，而示牵制。忠于十四日，一面请朝鲜国王，由其政府将愿重修旧好之意，函知花房，随派全权大官李裕元，副官金宏集，驰赴仁川会议。一面查拿城东乱党，盖王京隶兵籍者，约近万人，半在枉寻利泰二里，聚族而居，世世为兵，慢官厉民，久成积习。初朝鲜国王九龄嗣位，应以太公摄政，十余年间，臣民交怨。嗣国王年长，王妃闵氏，亦累世勋旧，其父兄欲辅国王，收回大柄。于是朝臣之同志者，举应频年恶迹，交章弹劾，遂致失政家居。无何，王妃父兄皆死于火，国人均谓应所为，顾以其处不死之地，国王亦姑为隐忍，仍以王妃从兄，置显要辅政。应乃以陈氏豆区之计，阴结枉寻利泰二里诸军士，以为羽翼。去年其次子载先，与勋戚三五少年，欲谋篡弑，未发事泄，殁死

狱中。用是积怨益深，流毒愈甚，遂有今年六月之事。现虽应就拘，而其长子载冕，新以训练大将握兵柄，恐乱党一闻查拿，或更奉以为乱。爰于十五日晚间，先将载冕诱拘南别宫，以水兵数十人守之，然后部署一切。是夜吴军门派庆军会办营务处袁中书世凯来馆，帮同料理。而金允植亦以国王致吴军门及忠书至，请速派兵至该二里剿除乱党，俾欹器重整，情辞之间，颇极迫切。爰令庆字亲兵后营张副将光前，率领全队出小东门，会同庆字左营吴总兵兆有，庆字正营何副将乘鳌，往捕枉寻里乱党。其地两面依山，中列街衢，瓦屋鳞次，吴总兵率军分扼两头，张副将直入其巢。时天色渐明，该乱党等突见我军掩至，一半持械走登山麓，一半出街前死拒。里中间有居民杂处，不敢轻用炮火，短兵巷战两时许，张副将生获一百三十余人，何副将以亲兵辅之，亦获二十余人，其领悉由屋后窜去。我军带伤者二人，当攒捕之时，乱党之势穷力蹙，度将就获者，每以刃自割其腹，肠胃毕露，其愍不畏死，于此可见。利泰里则吴军门自往掩执，以地近营址，已先期闻风远扬，仅获二十余人。是役所获者共一百七十余，忠当至吴军门营内会讯，戮其首领及罪状较重者十人，其余情有可原者，概予释放。盖以六月切九日之变，其中不无胁从，设所获者不为分别轻重，尽置诸法，则此辈知罪皆不赦，必聚而为走险之谋，惟第戮其首领，则凡胁从者咸知为法所不诛，将安然解散以去，而潢池之祸，可以不兴，亦潜消反侧之意也。虽乱党数千，仅戮此十人，犹恐未足以示敬，而天威震，群凶奔窜，巢穴既覆，啸聚无方，此后散处四方，不难随时续捕。而载冕不安于位，亦即于是日请释兵柄。方办理间，接奉振宪来函，与抄示总署函稿，所筹先后机宜，与现在办理情形，节节吻合。犹忆汝昌等甫至朝鲜，亦即以生致应于先著，故方汝昌回津时，忠即借调停日本之说，与应深相结纳，冀使弗疑。迨陆军既至，忠先率小队二百名，直趣王京，应请住城内南别宫，其时颇有劝令勿入者，忠以向日住此，兹忽迟留城外，彼必因疑生惧，预为防备，则办理即难得手。遂毅然入居，复与谬为亲近，彼果深相倾信，终以就逮，而后乃得查拿乱党。不特朝鲜之宗社危而复安，亦且日本之奸谋隐而难肆，此皆仰赖皇上声灵，中堂威望，与夫振宪之当机立断，乃克收此寸效。在事诸员，不无著有微劳，除陆军应由吴军门开单请奖外，其水师于汝昌前乘威远回津请师后，仁川口内，仅超勇扬威二快船，而日本兵船乃有七艘，该管驾等皆能相机酬答，示以镇静，使之不敢轻肆。至登陆后，护送应，使元恶不至遁逃。拘守载冕，俾乱党无从推戴。其后日舰移碇，南阳各船，又能隐示牵制，俾日兵不敢轻动。而忠乃得与吴军门捕治乱党，使日人始终未得搀趋。陆军为其显，水师为其隐，其劳亦足相当，其可否择尤酌保，以示鼓励之处，已稟请振宪，批示遵行矣。”

十九日晨，闻吴军门移军东门，策马往视，因告行焉。九点钟，回馆，检点巾篋。允中以王命袖示谢表，暨咨总署与北洋大臣文稿。午后，国王世子并遣中使馈礼各四事，固辞不获，乃受之。于是朝鲜官来馆送行者，屦满户外。

二十日晨，国王遣承旨赉帖送行，订继见期，且谓：“赵金二使至津门，务乞傅相上宪，进诸前席，亲赐教诲。”嘱余为之先容焉。旋接津来函札。十点钟，偕赵金诸君自南别宫启行。一点钟，次果川，国王复遣中使起居。七点钟次水原，以日中热甚，乘夜复行五十里，至南阳行馆，时漏箭已四下矣。

二十一日晨，南阳行馆作二书，致吴军门与花房公使。寻发马山浦，午后，抵埠，潮落待渡，复接津来函件，乃昨由镇海轮船赉至者，内有张振帅手札，录译署公函，谓：“此役也，如能生致李应，则采骊得珠矣。”又录傅相与我驻倭星使黎君莼斋两电，亦皆以此役要领，在制服应，则他皆迎刃而解云。计此时应当已抵津门矣。四点钟，乘半潮，刺小艇，渡至镇海，命驶出口外，薄威远以登。丁军门飭管驾官，迟明起碇，并安置朝鲜各官舱位。

二十二日晨，五点二刻，起碇，海天澄净，如行镜中，入夜风自舵旁来，舟甚倾侧。

二十三日午前九点钟，驶抵之罟，知傅相已于昨日十点钟，乘保大鼓轮北上矣。遂登岸，拜方佑民观察，并晤仲兄相伯。四点钟，登船举碇回津，恭录八月十二、十六谕旨两道：“光绪八年八月十二日，内阁奉上谕：朝鲜为我国大清属国，世守藩封，素称恭谨，朝廷视同内服，休戚相关。前据张树声奏：‘朝鲜国乱军生奔，突于六月间，围逼王宫，王妃被难，大臣被戕，日本使馆亦被横害。’当谕令张树声调派水陆各军，前往援剿，又以李鸿章假期届满，召赴天津，会同查办。旋经提督吴长庆、丁汝昌、道员马建忠等，率师东渡，进抵该国都城，拿获乱党一百数十人，殄厥渠魁，赦其胁从，旬日之间，祸乱悉平，人心大定。采访该国舆论，咸称衅起兵丁索饷，而激之使变者，皆出自李应主谋。经吴长庆等，将其解送天津，降旨，交李鸿章、张树声究明情由具奏。李应当国王冲年，专权虐民，恶迹昭著，迨致政后，日深怨望。上年即有伊子李载先，谋逆情事。此次乱军初起，先赴伊家申诉，既不能正言禁止，乃于事后擅揽庶务，威福自由，独置乱党于不问。乃李鸿章等遵旨诘讯，犹复多方掩饰，不肯吐实，其为党恶首祸，实属百喙难逃，论其积威震主，谋危宗社之罪，本应执法严惩，惟念朝鲜国王，于李应该属尊亲，若竟置之重典，转令该国王无以自处，是用特沛恩施，姑从宽减。李应著免其治罪，安置直隶保定府地方，永不准回国，仍著直隶总督优给廪饩，严其防闲，以弭该国祸乱之端，即以维该国王伦纪之变。吴长庆所部官军，仍著暂留朝鲜弹压，该国善后事宜，并著李鸿章等悉心商查，用副朝廷酌法准情绥靖藩服至意。钦此。

光绪八年八月十六日，内阁奉上谕，礼部奏。”“‘接据朝鲜国王来咨转奏各一折，并抄录原咨呈览，该国此次乱军之变，经朝廷发兵戡定，深知感激。’殊堪嘉尚！至所称中情震迫，沥恳天恩，准令李应归国一节，李应以宗属至亲积威震主，谋危宗社，罪无可逭。朝廷酌法准情，姑从宽减。前已明降谕旨，择地安置，优给廪饩，原属格外施恩。该国王顾念天伦，系怀定省，以李应年老多疾，咨由礼部代奏乞恩，词意迫切，自属人子至情。惟李应获罪于该国宗社者甚大，该国王既承先统，应以宗社为重，不能复顾一己之私，所请将李应释迥之处，著毋庸议。仍准事岁时派员省问，以慰该国王思慕之情。嗣后不得再行渎请，该部知道。钦此。”（谨案，嗣于光绪十一年八月间，释应还国。）